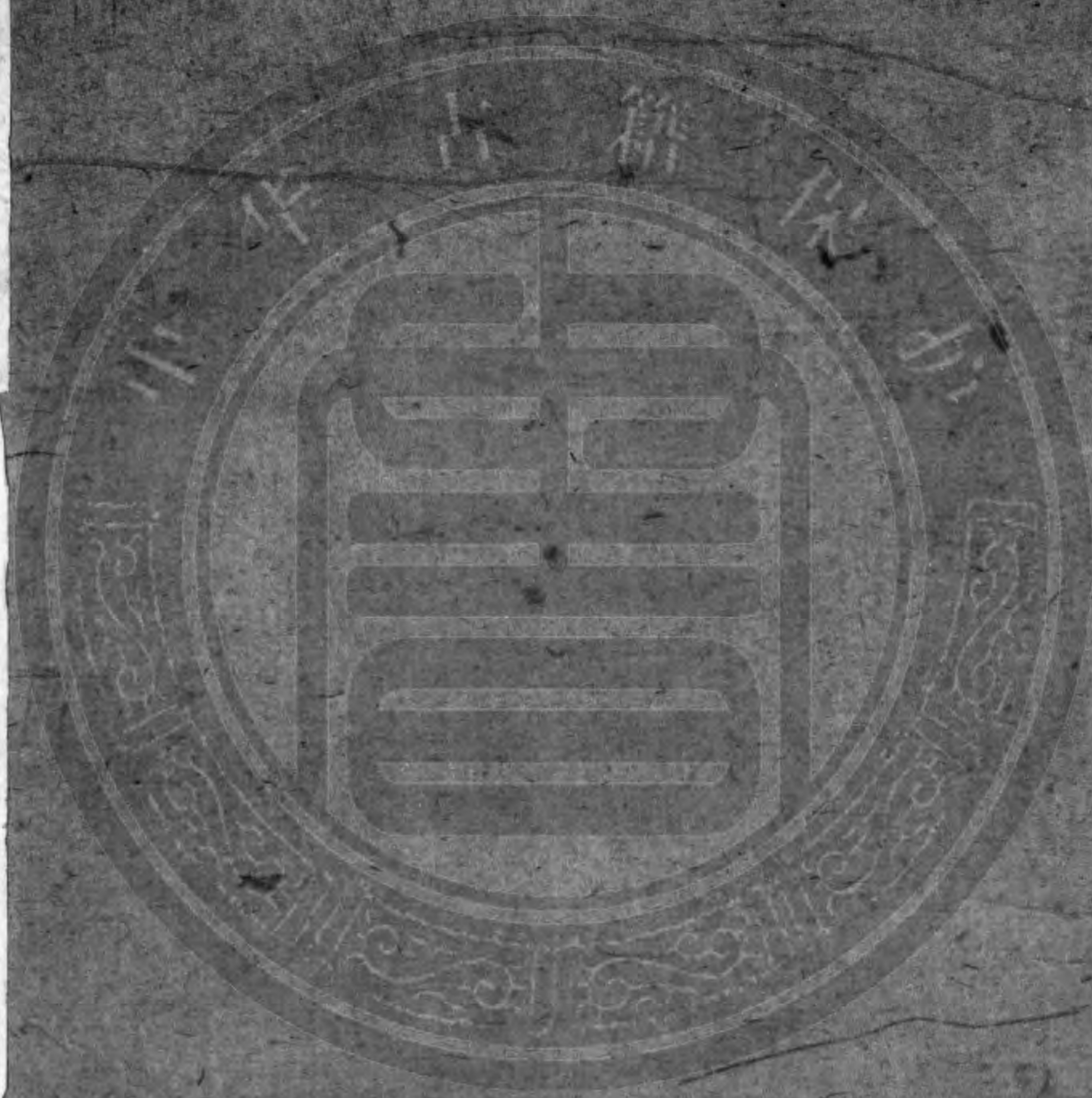


孟鄰堂文鈔

卷三至卷五



孟鄰堂文鈔卷之三

武進楊 椿農先氏著

曾孫魯生校

惠帝論一

事有今與古適相類而其實不類者漢七國明燕王
是也七國之反以誅賊臣鼂錯爲名燕王之反以討
姦臣齊尙書黃太卿爲名類也而其實不類漢諸王
連城數十大者五六郡然國無見兵兵非漢虎符不
得發故其反不易吳王之削地以驕溢趙王以過謫
楚王以私姦服舍膠西以賣爵有姦皆非舉兵先反
亦非有上書告變者也鼂錯云削亦反不削亦反削

之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者臆說也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而諸侯合從而西矣曩使削地之令不行七國奚自而反哉明制諸王各有三護衛衛有十所所有軍一千二百人又有子弟餘丁又有圍子手二千四百人又有私募壯士又有上賜迤北降人蓋不待徵發而數萬之兵已集其將則指揮千戶而下大小不下千人訓練則一月十餘次南征北討軍中賞罰皆便宜處分在國節制文武吏士高皇帝崩遂人人有帝制自爲之意周王之反也次子有爰首之齊王之反也府人曾名深發之湘燕二王前旣與周

同謀後復與齊構逆與七國反出於錯之臆說者異矣周齊旣廢湘王自焚仍謚爲王燕王復置不問未幾燕府護衛倪諒又上變百戶林玉鄧庸證之夫曾子之賢三人疑之其母懼焉況强大藩王告變至於再至於三乎惠帝尙不削王之爵亦不去王護衛第遣中使逮其首謀燕王不思自咎遽聽張玉朱能之言誘戮守臣稱兵犯闕與七國削地起兵者更不侔矣燕王亦知弗順託言祖訓朝無正臣訓兵以清君側以愚天下耳目韓郁楊砥羅義信之上書請息兵講和以篤親親之誼夫人臣無將將則必誅漢孝文

仁君也淮南王與大夫但謀反則召至長安廢之濟北王興居反則遣棘蒲侯柴武討之七國既叛袁盎請斬黽錯以罷七國之兵而周亞夫所將三十六將軍軍益未敢請罷之也則討逆非不親親亦明矣羅義一戍卒耳其人本無足責韓郁楊砥身為朝臣不能為惠帝豫籌弭變之良策又不能出制勝之奇謀而乃一請講和於滹沱既北之後一請罷兵於初圍北平之時是管蔡可不誅而七國興居不必討矣不亦左乎同時高巍所言視郁等近理然分王子弟亦賈誼主父偃之陳言於惠帝時奚益哉或曰代岷二

王降為庶人一流於漳州一幽於大同何也曰此燕王檄文之誣諸稗史仍之耳代岷二王驕恣不遜惠帝特小懲之未有削爵及流與幽事也太宗實錄洪武三十五年六月己巳太宗即位七月癸亥遣都督袁宇整肅雲南兵備賜岷王書凡事可與宇計議而行夫岷王果流於漳自漳至京自京反滇動逾數月宇至雲南安得卽與榷計議也永樂元年五月丁未復賜書岷王朕卽位初召爾還京宿留不至使岷王在漳聞命自當速行尙何宿留之有今乃以宿留責之以不至罪之是岷王未流并未廢仍王雲南可知

五經堂文金卷三
三
洪武三十五年十月辛酉都督同知陳質以守大同
劫制代王伏誅劫制云者猶漢濟北郎中令劫守其
王不得發兵淮南相將兵城守不聽王而爲漢也蓋
代王在洪武中嘗從燕王北伐燕王欲以誘寧王者
誘代王取大寧者取大同不意代王爲陳質所制遂
由居庸關而歸自是北平之兵不敢西向陳質之功
也謂之幽代王可乎使惠帝欲幽代王自當與周齊
兩庶人同幽京師不置之大同矣稗史又言岷王銅
於雲南其謬亦猶是耳或曰燕王檄文齊尙書等囚
繫燕府奏事百戶箠楚煅煉令其誣王造反以金帛

賞岷王左右誣告岷王審爾則諸府告變得非皆以
威脅以利誘者乎曰他府且不必言有勳爲周王子
其告變也豈亦可威脅可利誘者乎燕王稱帝後諸
府告變無歲無之周齊代岷尤甚豈亦皆誘之脅之
者乎乃元年削代王護衛降其官屬明年削岷王護
衛罷其長史又明年遼王護衛亦削儀衛司亦革又
明年齊王廢又明年晉王廢又明年谷王亦廢又明
年周王幾廢護衛盡去其他秦寧永興高平平陽諸
王受譴者不可勝計曾是篤於親者然乎崔銑云建
文務滅懿親齊黃誤之希直敗之諸君死國之忠不

足贖亡國之罪近作史例議者亦云建文不用韓郁之言翦除諸叔幾於十王並戮七國行誅是何不舉永樂間事觀之也銑等之言過矣宋馬貴與有言封建出於公心則選賢與能大小相維之勢足以綿延千載明太祖於年盛諸王分之以茅土命之以節制賜之以衛士給之以甲兵是何異執孺子之手而授之利刃復教之剗刃之術欲其操刀無割也得乎然則靖難之師咎蓋不在惠帝并不必罪燕王直謂洪武中練軍將兵之制誤之耳自是矯枉過甚諸王不與政事言及兵者罪之不再傳而宗室殫微勢望俱

削名雖親王不爲士民所尊與漢末諸王無異傳云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豈不然哉豈不然哉

惠帝論二

蓋嘗怪明惠帝寬仁慈恕勤政愛民夙夜孳孳求治如不及乃以君伐臣以順討逆不三載而廟社忽諸及讀太宗實錄言帝倚信閹豎與決大事進退大臣參掌兵馬又未嘗不心疑之今以帝事見於太宗實錄者觀之而知其說非無自也燕王之將反也帝遣內官逮其同謀逮者未獲而布政使張昺都指揮使謝貴反爲燕王所戮一也耿炳文滹沱之師討逆之

始也內官還朝炳文逆之郊外燕王用間往襲禽左
右副將軍參將而下若干人二也盛庸敗燕王於東
昌檄南北諸將水陸邀其歸路燕王幾不得脫至深
州真定監軍內侍長壽見執乃免三也靈璧之敗內
官被獲者亦有四人四也燕王既卽尊位文武官內
官守城者俱詔回京則惠帝時不特內官監軍而且
有鎮守矣五也夫名將如唐李郭以魚朝恩爲觀軍
容使尙有相州之敗唐肅宗代宗信用李郭程元振
魚朝恩譖之皆俛首而不敢抗況將非李郭任將未
必如肅代者乎則雖與決大事進退大臣未必如實

錄所云而軍政未有不爲其所撓者矣稗史言中官
出使暴橫惠帝懲之因密戴燕王許爲內應促其引
兵直下實錄言金川門啟帝左右惟內侍數人帝自
焚燕王中使出其屍於火中是靖難師以宦侍始以
宦侍終宦侍者燕王功臣惠帝之逆賊矣或曰惠帝
留心載籍歷代宦官之禍豈不知之胡乃至於此曰
此開國貽謀未善惠帝仍之未改耳曰實錄言太祖
不許宦官典兵預政言及朝政者斥之稗史并言不
許宦官識字而子言貽謀未善何也曰太祖實錄洪
武二十八年皇親國戚有犯之家法司毋得擅逮

在六

月終明世親王有事祇遣內官遵祖訓也內官之逮

燕王同謀非惠帝過矣洪武十一年楊仲名征五開

洞蠻命內臣吳誠詣其軍在十月尋復遣奉御呂玉詣

之在十月觀兵閱勝凡有方畧乘機而行然後遣使來

報則二人雖未命為監軍而勢與監軍無異十四年

傅友德下普定路內使羅信自軍中復命二十他若

七年九月將討西番遣中使諭陝西都司練軍遣使通好於元丞相納哈出二年復通好於元丞相

驢兒十一月是以國信使之任畀之矣諭下烏蒙烏

撒東川芒部建昌諸酋長十四年是以經畧招討使

之權授之矣陳能弔祭於安南十一月趙達朱福祭

暹羅故王慶嗣位者二十八年是外而行禮海邦矣

送高麗流寓人還其國二年送元諸降王於耽羅國

二十四年諭罷中山三王之相攻十六年賜磁器於真

臘諸國十九年報安定衛入貢者二十九是遠而將

命四夷矣趙成為朶兒只班所害九年是甚而激變

諸羌矣覈天下稅課不如額者十年是委之會計矣

梁珉易馬於琉球十六年趙成市馬於河州八年而

聶慶童易馬於番族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九是

命之市易矣皆政所在帝使之則安得不預帝命之

言亦安得不言十二年九月占城國入貢中書省不

言亦安得不言十二年九月占城國入貢中書省不

言亦安得不言十二年九月占城國入貢中書省不

言亦安得不言十二年九月占城國入貢中書省不

以時奏內臣出外見之帝切責丞相右丞相汪廣洋
 以是冬十二月貶海南至太平賜死復遣使斬之明
 年正月左丞相胡惟庸族誅丞相之官自是不復設
 雖汪胡始禍不止於此而丞相死生廢置內臣亦得
 以一言啟之蓋十年夏五月內侍之斥還鄉者以非上
 所問遽言之耳若問之未有敢不言者也監司局庫
 諸官有常員者數百人無常員有品秩者長隨奉御
 之屬不可勝數間考其職之所掌神宮監園丘郊社
 署俱十年則古典司宗祏也司鑰庫十七年則古掌
 北門之管也宮門承制四月則古出納帝命也紀

事司六年則古記動記言也御馬監十七年則漢奉

車駙馬兩都尉駙駘丞華諸監也宮城皇城守門官

十年則漢兩宮衛尉城門校尉也內承運庫十二年

二月則漢少府水衡都尉也尚寶監十七年則漢尚符

璽郎也何莫非政何一可不識字為之者乎而內官

監文籍以通書算小內史掌之則焉有不許識字之

禁乎十七年十二月安南貢闈豎三十八二十四年

三月索闈人二百於高麗則非獨中國刑餘為之且

多來自異域者矣十七年七月詔內官毋預外事諸

司毋與內官監移文往來則時非官守擅用文移者

已有之二十年四月詔自今內官內使出使者守門
官引奏然後行則時非上命矯旨出使者又有之宦
官之橫奚待惠帝時哉曰太祖不罹宦官之禍惠帝
受之何也曰太祖用法嚴且出之以斷故不敢甚肆
惠帝御之以寬斯禍結不可解矣且其朝夕密邇於
帝側也帝有舉動皆得窺之帝有謀議皆得聞之帝
既寬之於平日忽欲嚴之於一時有不怨且懟者乎
燕王薨焉誘之以巧言結之以美利有不傾心委
輸者乎則其爲帝患蓋不止監軍鎮守及促燕王南
下而已燕王以其忠於己也益加委任子孫奉爲成
憲卽偶有誅譴而威柄旣遷不可復收馴至崇禎末
太監杜之秩開居庸關以納李自成自成至彰義門
太監曹化淳又納之愍皇帝遂崩於煤山矣可不畏
哉可不戒哉

或曰惠帝旣任內官內官亦有忠於所事不貳心
者乎曰奉天靖難記云文皇清宮三日內官多誅
死惟得罪於帝者留則誅死之內官必皆不貳心
者也惜姓名事蹟不可得而考耳實錄三十五年
七月庚戌太宗賜書寧王權曰吾到京卽遣人將
書來迎不意爲閹豎胡伯顏邀之兗州虐害不勝

孟齋堂文錄 卷三
至擊去其齒焚所齎書已將闔豎寘之極刑則胡伯顏當亦監軍鎮守在兗州軍中痛其君已歿爲此以洩怨毒者耳稗史未載特附識之於此

惠帝論三

從來人臣欲行曹馬之事其下未有不先爲華歆成濟者也惟明建文永樂間事野史不傳國典不載其言出亡者王鏊守溪筆記祝允明九朝野記鄭曉吾學編及凡稗官雜說是也言自焚者實錄一書而已出亡之說王世貞始疑之 本朝朱檢討彝尊王尙書鴻緒辨之尤力而自焚則置之未究今以實錄及

他書質之實錄云建文君欲出迎左右悉散惟內侍數人乃嘆曰我何面目相見遂闖宮自焚上望見宮中煙起急遣中使往救至已不及中使出其屍於火中夫燕王起兵以來甘心於帝者非一日矣金川未啟先遣騎兵千餘取周齊二庶人於拘所而方正學之執皇城京城之守已卽在此時豈反置帝不問必俟宮中火起而後遣使往救乎且其至金川也直入見帝可耳而乃四王並轡至門下馬握手登樓復何待耶金川去大內頗遠望見煙起何以卽知宮中救火不遣他人而獨遣中使又何爲耶竊意燕王中使

蓋不待宮中之火早已有入大內勸帝出迎或逼帝自盡者矣我何面目相見爲勸迎者言宮中之火非帝自焚乃中使迫之使焚或帝自盡中使舉火以焚之耳實錄於帝書左右惟內侍數人於燕王書急遣中使往救是惠帝死生惟內侍制之燕王意指惟中使將之而謂惠帝尙能令中璫代死如建文編年所云由地道出亡如九朝野記所載者乎且左右旣悉散矣又安有程濟等五六十人在帝前議從亡如紀事本末所記也憲章錄云代焚者馬后燕王入宮詰問宮人內侍皆指后屍爲帝屍夫出帝屍火中者燕

王之中使也燕王以爲可信而遣之肯指后屍爲帝屍乎何待問帝之宮人內侍乎奉命救火決非一人又誰敢隨聲附和同爲欺蔽者乎焚者何人大內何地中使旣謬以后屍爲帝屍燕王復懵焉而不覺燕王文武諸臣亦竟莫察其非有是事乎有是理乎且以后屍爲帝屍則后復何往其言后存歿無考者後世革朝志諸書耳若果尙存當時有不蹤迹其所在者乎嘗考天順初事大約倣永樂間爲之徐石奪門之名張玉等之奪九門也欽天監請革景泰年號永樂歷之去建文也稱吳太后爲賢妃興宗之仍爲懿

文太子也景帝為太監蔣安所縊猶惠帝之崩馬后之歿即汪后之賜死也特汪后以李賢諫沮馬后無沮之者耳國家骨肉參商習為故事禍竟烈於曹馬人更毒於歆濟有如此哉四百年來或云行遁或云自焚悠悠之口孰從而辨之抑亦孰忍辨之哉

成祖論一

古之得天下者有正有譎正者仁義譎者假仁假義者也燕王則仁義不施而詐諛權變之術勝固不可謂之正并不可謂之譎論者或稱其神謀睿算成千古所無之功或稱其用兵如風雷迅忽人不可測如

鬼神變化出沒不常更有謂拘攣之行非所論於上聖之主者夫以下犯上以臣弑君言之狂悖事之乖迥今且不論第以用兵言之觀諸稗史濟南之戰東昌之戰小河之戰齊眉之戰燕王之敗北特甚實錄皆諱言之然於濟南曰五月丁丑率師往濟南辛巳隄水灌濟南城八月戊申解濟南圍還師北平則困於濟南可知矣東昌曰張玉戰歿上猶未知昏暮就陣執敵卒訊知我步軍已退遂還營則東昌之狼狽又可知矣小河齊眉二戰相去不過數日小河曰四月丁卯陳文追奔渡河敵後軍來援陳文戰歿齊眉

曰甲戌與敵大戰自午至酉勝負相當乙亥諸將請
渡河駐營觀釁而動則官軍再捷燕王諸將懼而欲
歸更可知矣他若陳亨受創於鏘山王真自刎於肥
河實錄或僅紀之小傳或竟畧而不書且有敗而稗
史亦未載者不可勝計至其勝則一本之於詐懷來
之克以護衛軍家屬招之寧王之執以兄弟情誘之
松亭關之破先用間以除卜萬繼用術以誅陳亨西
直門之下唐雲易服之功滹沱河之勝張保僞逃之
力蓋無往而非詐卽無往而不勝而耿炳文之守真
定鐵鉉之守濟南陳質之守大同吳高之守遼東趙

清之守彰德徐安之守鳳陽梅殷之守淮安皆不爲
其所詐故燕王或去之或避之或間之而謂孫吳之
智韓白之奇止如此哉南郊日大詔天下六戰皆自
矜不世出之功也以實錄考之壩上滄洲襲耳非戰
也白溝夾河藁城皆岌岌乎殆哉非天假之風能保
其必勝乎靈璧之三砲蓋其時詐益甚間益多故得
爲此以誤福軍耳否則平安之勇三軍之衆左右副
總兵而下文武大小諸臣能悉爲其所禽哉蓋今之
實錄料敵制變戰勝攻克之詞皆出史臣之粉飾殆
未可深信而其屢瀕於險有不可諱者則惠帝文武

諸臣政未可輕議也而國權謂建文帷幄之算惟務
兵多折衝之寄各求僥倖明史例議謂建文內無謀
臣外無猛將豈不謬哉或曰建文諸將咸懷二心臨
陳甘爲所縛或有如朱鷺所云者乎曰諸將從太祖
百戰之餘豈盡甘心從逆宋忠謝貴孫泰俞瑱燕王
書檄中斥爲反賊爲逆賊卜萬朱鑑檄中皆言磔死
徐輝祖之罪免陳質之被誅瞿能父子彭聚莊得楚
智皂所張之死於戰實錄皆明書之馬宣潘忠楊松
蘇瓏崇剛實錄祇言生禽稗史記其死甚悉其他見
於稗史并稗史亦未見姓名湮沒無存者尙不可勝

數今以徐增壽之最効勤誠鄭亨蔣玉房勝房寬趙
彝郭亮王禮陳瑄童俊之望風納款失職諸人之貪
位來歸遂槩以二心目之豈不寃哉曰謝貴忠矣其
與張昺輕身赴召豈得爲智曰召貴昺者朝命捕反
者之內官非燕王也內官將命燕王若禁不與貴昺
可以抗衡今旣予之且依所坐名予之貴昺猶可有
他辭乎尙乃遲久不來安得謂之不智內官與燕王
通謀貴昺不知也內官召貴昺貴昺不來內官有不
以帝命迫之以失事機要之燕王此時有不返躬引
咎謬爲從命者乎而謂可逞其私智毅然卒不至乎

貴昺死九門猶未肯下從兵伏兵及列隊於市與在
王城左右者張玉等力戰終日乃定則二人豈真疎
於防患而乃以淺謀自斃責之烏足服九原之心乎
燕王陰謀詭迹實錄雖未敢詳然內結宦官外通韃
韃上誘諸王下交叛將約畧已有可見其後李得成
薛崑復命皆爲燕王游說谷王穗李景隆茹瑺王佐
使還遂有開金川門之事燕王之有天下始終以詐
而已矣然則詐固可恃歟曰詐不可恃所恃者天助
之也燕王之每戰也常以一身當先或率數騎殿後
白溝河還營從者惟三騎夜深伏地視河流以辨東
西始知營之所在夾河旣暮以數十騎逼官軍營宿
而兵刃不及膚革無傷稗史言帝屢詔諸將無使朕
負殺叔父名故諸將皆不敢殺夫白溝之役三易馬
三被創藁城之役矢集於旂者如蝟毛而燕王之身
卒無一矢豈諸將奉命射旂不射將射馬不射人乎
豈非天哉豈非天哉天實爲之建文帝謀畧雖雄驍
勇雖衆奚益哉後之人奈何徒以成敗論也

實錄真定被獲之卒逃歸者二千人燕王皆慰遣
之白溝河降胡以內應爲指揮省吉殺者三百人
滄州降卒以內應爲譚淵殺者三千人燕王皆有

責言夫二千人衆矣且既逃歸矣燕王安得仍慰遣之三百三千之降者省吉與淵豈敢擅殺燕王焉得不知若擅殺始知又豈僅數語責之已耶今觀所責之言蓋欲以安反側且恐異日官軍皆死戰不復來降耳其實錄皆飾辭也但所獲之卒已降之胡不忘故主尙如此而謂惠帝諸將甘心從逆臨陣甘爲虜縛豈不寃哉

成祖論二

革除建文年號明代諸書俱言之甚有稱建文時爲革除年間者余考之不然實錄四年六月己巳燕王

卽皇帝位翼日庚午命今年仍稱洪武三十五年七月壬午朔大赦天下詔今年仍以洪武三十五年爲紀云今年者明六月己巳前尙爲建文之年六月庚午後方爲洪武三十五年也蓋成祖不欲於季夏改元又不欲用建文年號故於卽位後仍以洪武紀年猶後漢高祖改晉開運四年二月爲天福十二年非并從前開運年號盡革除之也赦詔中有建文以來又有建文年間後凡詔辭敕諭語及惠帝或呼建文或稱建文君諸帝實錄於惠帝事及諸臣逮事惠帝者皆書建文間天順元年釋建庶人之囚書釋建文

君子孫則建文之號當時未嘗諱之也萬曆十六年
司業王祖嫡請復建文年號大學士申時行以成祖
實錄首書元年二年三年四年爲未嘗革除之證同
時王尙書世貞 本朝顧處士炎武王尙書鴻緒俱
主申說世貞謂儒臣淺陋嫌於載建文之號於成祖
實錄之前於是創一無號之元年書之則其義未盡
也祝允明九朝野記張太后大漸召問楊士奇國家
尙有何大事未行者士奇請修建文實錄太后云建
文年號歷日已革除之乃知所謂革除者永樂間之
欽天監見洪武三十五年之詔遂於所進歷日不敢

復書建文盡妄改之爲洪武成祖悅其如是未之禁
於是諸臣奏疏有司文移始皆有洪武三十二年三
十三年三十四年之稱實錄三十五年八月壬戌禮
部言大統歷例在先歲九月朔進呈比因卽位之初
造歷未備請以十一月朔進從之命著爲令亦未言
革除建文年號也史臣未奉革除之令故於實錄書
元年二年三年四年不敢正欽天監之失故不書年
號惟於四年六月庚午詔下之日始書洪武三十五
年而六月己巳燕王卽位之日則尙屬之四年此史
臣紀實而後之讀之者可曉然建文年號之未革除

矣故爲之論以補申顧二王之說所未及

成祖論三

自古易代之際忠臣被戮未有如明永樂初之甚者也而方黃等尤著蓋稗史言方孝孺宗親死者八百四十七人九族外親之外親謫戍絕徼者無算死者復千餘人黃子澄宗族死徙者六十五人母妻二黨謫戍者三百八十人練子寧宗族誅夷姻戚論死者一百五十一人戍遠方者又數百人胡閏族死者二百一十七人外親及宗族之外親以至宗族外親之外親平居交游師友隻字相通死徙者又數千人茅

大芳妻張氏胡閏妻汪氏斃於獄皆命以飼狗孝孺及高翔先墓被燬以高氏先人骨雜牛馬骨焚之揚其灰嗚呼何其酷也顧其中有可疑者劉璉黃子澄墓志上令引江西所錄子澄族人及外親齊至哀號大慟子澄終不屈朱國楨明史槩籍孝孺宗族每逮至輒示孝孺孝孺執不從乃及母妻二族九族旣戮亦皆不從乃及其朋友門生爲一族並磔之夫孝孺台州寧海人子澄袁州分宜人南京去寧海一千三百餘里去分宜一千八百餘里所逮之人遲則數月速亦必踰數旬文皇以六月乙丑入金川門丁丑戮

方黃於市中間相去止十有一日能逮之如此之速乎而况外親朋友散在四方者乎及讀實錄三十五年十一月甲辰副都御史陳瑛請追戮黃觀王叔英廖昇周是修王良顏伯偉等上不許瑛後閱孝孺等獄詞遂簿錄觀叔英家乃知方黃獄詞皆瑛所定且在方黃死後而非二公身親見之也稗史之不足據者此也華亭王尙書鴻緒著明史例議言成祖開基英主野史欲表孝孺之忠極斥成祖之虐故爲九族十族之說以爲永樂初年朋友尙爲一族外親之外罪有連坐此立說之過也今考表忠錄文皇謂孝孺

曰汝不顧九族乎蓋恫喝孝孺之詞答曰便十族奈何則孝孺忿懟之語也其後株連旣多門生朋友外親之外親亦皆不免實錄胡廣傳廣嘗奔喪還朝上問百姓所苦廣對言郡縣窮治姦惡外親蔓延爲害是外親何嘗不逮英風紀異云當時指爲姦黨村里爲墟復延及鄰邑故今有誅十族之號則雖無十族之刑而其毒更有甚於十族者矣實錄永樂九年五月辛未新進士王彥自陳臣與姦惡外親有連今聞朝廷已下本貫籍沒臣家臣雖進士實繫罪人應就繫上以其自陳并其家宥之夫與姦惡外親有連非

外親之外親乎彥以自陳得免其不能自陳坐罪者何可勝數而謂野史立說之過可乎是史例議之作不特爲成祖諱并爲陳瑛宥矣且成祖於建文帝臣也兩國交兵呼敵爲賊惟諸葛亮出師表漢賊不兩立而已建文元年十二月燕王上書於帝及傳檄天下皆指斥帝名以帝將宋忠謝貴爲反賊耿炳文孫泰俞瑱等爲逆賊此雖宋晉安王之於廢帝齊南康王之於東昏隋漢王之於煬帝未嘗敢爾而成祖竟毅然呼之而不顧及帝崩而謚號無聞陵墓無所皇后太子皆陰置之於死少子及帝弟吳王則幽之於鳳陽所謂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以視太祖之謚元主爲順帝封元主孫爲崇禮侯相去豈不遠哉方黃等忠義自矢奮不顧家陳瑛等助君爲虐故其禍爲古今所未有尙論者見之惟咨嗟嘆悼付之不忍言可耳何必曲爲之辨謂其事爲野史之增飾詆其言爲流毒萬世也哉

成祖論四

成祖北伐非義兵也亦非應兵謂之忿兵可耳元自脫古思帖木兒五傳至坤帖木兒益衰弱復國號韃靼自稱可汗其臣猛哥帖木兒據西陲號瓦剌王俱

五經堂文庫 卷三
未侵明境亦未通使於明燕王起兵卽皆與之求助
又招其叛人爲羽翼實錄二年二月丁未韃靼國公
脫列干司徒趙灰鄰帖木兒司徒劉哈刺帖木兒自
沙漠率衆來歸是燕王所招韃靼之叛人也二年二
月癸丑諜報北寇將侵邊燕王詒書可汗及瓦刺王
是韃靼以納叛來伐燕王詒書請和也三年十一月
辛未韃靼可汗始遣使來輸款是韃靼允燕王之請
遣兵來助也燕王遂以是年十二月率兵南下不復
北反矣曰始婉辭也曰來輸款諱之也其時大同守
將陳質遼東守將楊文皆在北平肘腋燕王故厚結

韃靼以擾之令二將不得來侵且以絕二將之所與
燕王始可南行而無畏此與唐高祖稱臣突厥藉其
士馬爲聲勢又以防劉武周事適相類明年天下大
定坤帖木兒死鬼力赤立成祖益招亡納叛授以爵
秩給以土田錫以姓氏且卽擇其狡黠者爲使俾間
其君臣離其部落鬼力赤死本雅失里立因欲招本
雅失里爲臣韃靼安得不怨更安得不怒則其拘留
使臣或囚之或殺之宜也且其國爲可汗謀者其始
責報必如突厥之於唐高祖其後歸曲而直責以成
祖爲負義侯爲逋逃主未可知也實錄特未載耳郭

五藏堂文錄 卷三
三
驥死五將歿而成祖自將之兵不能不出矣八年斡
難河之役本雅失里阿魯台已西走僅命將焚其輜
重收其牲畜降其餘衆而已詔天下以大捷矣十二
年戰於忽蘭忽失溫瓦刺馬哈木兵頗盛中軍鄭亨
中矢走左右二軍亦不利捷書云師至撒里怯兒敵
兵迎戰一鼓敗之追至土刺河殺其名王以下數千
人飾辭非實事也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皆不
見阿魯台而還而二十年詔以移師敗兀良哈二十
一年以納也先土干降宣示中外二十二年成祖崩
於榆木川矣夫阿魯台馬哈木非堅敵也以天子之

尊勞師費財以勝之尙不可爲後世法况屢出而無
功乎幸馬哈木阿魯台相攻擊諸王子復爭立故師
行得以無患耳曩使二人解仇結約合而爲一或角
之或誘之或迫其前或絕其後或襲其左或擣其右
明兵雖盛有不潰敗者乎古之智將因糧於敵然後
軍食可足韃靼在漠北之野何糧可因而何食可足
哉方師之初出也議以武剛車先運糧於塞外築城
緣途以貯之而中軍王友右軍劉才以軍士乏糧餓
死甚衆受責矣其再出也忻城伯趙彝以擅殺餽運
民丁盜買官糧被鞫矣其三出也尙書夏原吉方賓

吳中以糧儲不足議請息兵原吉中下獄賓懼自殺
命戮其屍矣自是分車驢二運每次用驢二十四萬
頭車一十萬七千五百十三輛挽車民丁二十三萬
五千一百四十六人而前鋒陳懋於第五出也師過
答難納木兒河北抵白邨山以糧盡還成祖在軍中
亦言兵法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乃
自知而復自蹈之雖日遣人巡視諸營以自用芻糶
均給之奚益哉夫成祖飢勞勿恤必以此毒天下者
蓋習見太祖時常遇春之克開平徐達之擣定西馮
勝之下金山藍玉之襲捕魚兒海皆所至成功故欲

出而洩一時之忿且見彼中乖亂冀雪恥如唐太宗
之臣突利而禽頡利耳特以師出無名不敢屢發降
人乃爭言伐敵之利與義以逢其欲大同興和開平
萬全諸將或覘塞外火光或見近塞游牧皆詭言敵
將入境請舉兵應之而五次之師方出其後子孫效
之幸則爲宣宗之寬河不幸爲英宗之土木孰不自
成祖作俑乎或曰迤北來歸絡繹不絕於道受冠帶
奉正朔者遠或七八千里近亦不下千里可不謂威
令行於沙漠太祖之肖子乎曰不然是非心悅而誠
服亦非力屈而勢窮也李賢所謂以利誘之耳誘之

不衰則來之愈廣方其未知賈市之利則頻招之以書來則厚奉之以貨去則遣使與偕以斬其再至或強其暫留皆降人謀也正統末瓦剌之禍實基於此未幾他部入朝授官者寇盜大軍之後重而降人在幾甸者咸劫民財抗官軍終明代以爲常是威令欲行於沙漠反不能行於近郊矣曰然則受也先土木之降亦非乎曰非也漢渾邪休屠二王各有分地其降也漢武開河西四郡以斷匈奴右臂議者猶或非之也先土干以隻身歸明其在北則桀黠自負有不臣之心來歸則諂諛卑佞希朝廷寵祿二十二年之師實也先土干一人啟之蓋韃靼之叛臣而明之蝥賊也余故備論之以爲好大喜功窮兵黷武者戒

孟鄰堂文鈔卷之三

孟鄰堂文鈔卷之四

武進楊椿農先氏著 曾孫魯生校字

迎復論一

明英宗之北狩也類晉惠公其歸亦似之然韓原之敗以戰土木并非戰也視惠公之獲更異秦穆內逼穆姬之言外利河東之賂也先皆無之則歸視惠公倍難而英宗所以卒歸者以景帝英明非比子圉肅愍之忠過於呂卻也先君臣既不睦留上皇又無益故還之以要利於中國歸急成其篡弒之謀耳非真愛上皇而歸之也王直等知使之不可不遣上皇不

可不迎而不知也先兇狡政未可測方阿刺之和使初來宣大之邊報益急完者脫歡云若不講和三家盡起人馬來圍大都其挾制之意已見若景帝竟如直言卑辭厚禮遣使請和博迎復之虛名受議和之實禍則英宗之不爲徽欽景帝之不爲高宗李實楊善之不爲洪皓王倫者幾希矣幸帝不墮其計先令退兵以驗其誠僞內修守備以沮其邪心也先計窮力索然後再使通和故楊善得爲趙廝養卒御武臣歸耳奈何輕議景帝哉

迎復論二

正統十三年前也先歲得賞賜及市易價不知若干入犯以來與中國不通者一年要請旣不應寇邊又輒敗不得已爲還駕之舉蓋不特還之以爲美名且冀後日無窮之利耳當時李實歸而楊善未去自卽遣使爲宜李實方回楊善已去則待楊善歸再遣亦無不可且也先不肯還上皇卽遣百李實十楊善何益今旣肯還矣楊善之歸不過在數日間何必如此汲汲乎實錄十四年九月丙申李讓奉上皇書至大同言帝不當卽位也先必來爲朕報仇十月乙巳帝答書云近得賜書捧讀再三且喜且痛大兄到京之

日君位之事誠如所言另再籌畫兄弟之間無有不
可何分彼此但恐降尊就卑有違天道上皇全書雖
不傳然以實錄所載并景帝答書觀之上皇卽在迤
北豈忘情天位者哉十月戊申喜寧岳謙至大同城
下言送上皇回京若不得正位雖五年十年務要讎
殺明年八月上皇將歸知院伯顏帖木兒尙欲再遣
人問若許皇帝正天位然後送去蓋不忘天位者上
皇之情也先兄弟卽以上皇之情要求於中國嚮使
迎復之使源源而去也先必欲上皇正位正未知何
以待之惟爲此若迎若不迎之局以解也先之譎謀

則雖不急於迎復而上皇自無不還矣羣公不察帝
又不能自言故先以恐敵假以送駕爲名羈留我使
率衆入犯告之諸公愈益嘵嘵不得已舉彼以急來
我以遲應欲延緩牽制以探其情曉之而羣公之憤
焉如故也夫上皇之還不還在敵而致敵之必還在
國勢遣使多寡有無不與焉嘗見明人小詞云千載
休言南渡錯當時自怕中原復夫高宗豈真欲復二
帝者乎卑辭厚禮屈膝請和金人故留之爲奇貨明
景帝則所謂其置若棄也棄之愈甚則還之愈速不
逾年而上皇返矣若從徐有貞議得爲南宋續者幸

孟游堂文集 卷四
三
矣尙何駕之可迎何位之可復耶而乃以之戮于謙
仇景帝豈不痛哉善乎太監興安之言曰當日若附
和南遷不知置陛下於何地今有奪門功乃遽爾耶
噫

迎復論三

唐明皇奔蜀明英宗陷敵俱爲上皇還京其事相同
但其中情勢各別肅宗之於明皇子也景帝之於英
宗弟也弟豈可同於子明皇歸自成都所經皆內地
明皇之侍御僕從皆肅宗之臣英宗歸自沙漠隨行
者瓦剌精騎五百左右者瓦剌勇壯廿人其勢又復

迥異肅宗紫袍下馬拜舞樓前以其爲子故耳景帝
效之若遂復位於兄則自古以來未之有也惟元文
宗明宗行之適足階之厲耳若貌爲退避則亦僞而
已矣曾是大位而可以僞讓乎唐羣臣賀上皇表言
自馬嵬請留靈武勸進至今成功聖上思戀晨昏請
速還京師以就孝養當時進表上皇可如此立言乎
諸公皆朝之大臣以奉迎禮不厚正言入告可也乃
欲借匿名書感上非矣景帝詔求直言微員未弁下
逮軍餘令史人人自使書封事龔遂榮時爲千戶何
不卽上此議於朝而乃以縱橫之小術爲迂闊之大

言詒書高穀自匿其名諸公羣然是之又不敢頌言於帝徒在廷傳觀爲沙中偶語幸帝仁明不復深究耳若如言官所劾有不與大獄者耶天順間遂榮曹欽黨下獄其爲不端可知都御史林聰以此書出之幸矣而諸公譽之太過且有以不得一見爲歉者不亦大惑也哉

羣臣朝上皇論

聖人爲人倫之至人倫以堯舜爲歸瞽爲天子父舜以天下養而堯之於摯無聞焉摯非堯之兄又嘗爲堯之君者乎三代以來漢唐宋皆有上皇皆天子父

爲之漢高祖五日一朝如家人父子禮未聞率其臣盡朝之也唐典禮最備爲上皇者四皆無羣臣朝見之儀宋徽宗禪位於多事時其禮未見孝宗受光堯之禪正旦冬至朔望率羣臣詣德壽宮行禮天申節上壽亦如之又自以初八二十三起居如宮中儀羣臣於初二十六起居蓋一月之間帝與羣臣朝見者二起居者亦二正旦冬至天申節不與焉孝宗之所以爲孝也光寧二宗遵之已皆不如孝宗矣明英宗於景帝兄也南歸之初景帝迎於東安門內羣臣迎於土城外諸將迎於教場門旣入南宮帝率羣臣朝

於南宮之便殿其禮不可謂不備自是帝與上皇時相來往徐石入南宮時上皇之所乘固在蓋卽帝詔所云親親尊讓之禮朕自處置是也特所未行者羣臣之朝見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景帝旣爲天子又詔羣臣朝見上皇非二天子乎唐上元元年顏真卿帥百寮上表請問上皇起居宋紹熙中宰執百司下逮太學諸生均以過宮爲請以李輔國逼遷明皇光宗制於李后久廢溫清欲二帝盡子道耳非欲令諸臣朝見之也景帝二年冬給事中林聰御史盛泉等將言朝賀事葉盛謂聰曰今上孝弟上皇盛德兩宮帖然安靜久當誼愈深而禮愈隆若益以言則涉衆易疑恐無中生有反爲非便又謂泉曰此大事宜熟慮惟安與靜久長之道也旨哉言乎當時若從盛言安有奪門之禍哉

易儲論

世多言景帝易儲之非西河毛氏云考之古禮按之人情皆無可遺議吾謂不然憲宗未爲太子景帝不立之可也太后旣先立憲宗爲太子則景帝卽位特行權耳非弟及也而廢之以立其子非矣而又倡其說於殺弟殺姪妄希脫罪之士夷黃竑豈不悖哉而

或罪陳循王直胡濙之不諫尤深咎于謙則大不然
夫人君骨肉豈臣子所得預以漢高大度古來從諫
者莫踰焉及欲廢惠帝而立趙王大臣多諫爭不能
得留侯僅以計沮之耳漢景帝廢栗太子為臨江王
景帝母竇太后尚在也竇嬰以太后從子為之傅數
爭之亦不聽夫惠帝趙王皆漢高子臨江武帝皆漢
景子溺情廢立尚如此矧懷獻為帝之子憲宗為帝
之兄子乎諸臣爭之有能過留侯竇嬰者乎肅愍雖
號得君然止掌邦政而已所言亦有不盡從者况東
宮之廢立乎景泰三年四月詔云近日耆舊內臣俱

來勸導是帝於宮中與內臣謀久矣吾特慮諸臣中
亦有先啟之者斯罪不容誅耳而詔止云云則不特
肅愍無罪即居密勿之陳芳洲執筆主議之胡忠安
為六卿首之王文端亦無罪也若罪諸臣不諫當日
孫太后旨云只要宗社安天下太平是太后亦不能
沮可知夫太后尚不能沮何況諸臣使明知帝之不
從而徒以空言博直諫之虛名陷其君於拒諫直小
丈夫缺缺者之所為而謂肅愍為之乎若以不能諫
又不能去為諸臣罪昔留侯杜門不出吕后使人强
要之竇嬰屏居田南山下卒朝請如故夫留侯久疾

案此論甚非明知諫之
難益而遂不諫且不必
去豈人臣之誼忠肅不諫
易儲自為可議或必
之而景帝不聽外人進不
知耳陳循胡濙輩則更
不臣言矣袁子才至君忠
肅不諫易儲為其社稷
臣且臣各襲王世子為竇
傷于義則更悖矣

孟嘉堂文金 卷四
尙爲呂后所要竇嬰之出亦豈真戀位者耶其勢則然耳則景泰諸臣之不可責以去也明甚或又以受賜金爲內閣罪夫人君有賜其臣焉得辭之帝或有恐大臣不從先以銀啖之之意諸臣何自億知且所賜不過百兩五十兩之白金卽辭之亦無可爲說其後宮官兼支二俸不特于陳胡王力辭卽石亨亦知辭之矣烏可爲諸人罪惟是景帝爲明之英主易儲爲國之大事內則始於宦官之勸導外則成於惡夷之奏章爲可惜耳或云竝奏出於江淵又云揭稽代草果爾則二人之罪自無所逃奈何責肅愍輩哉

復儲論

景帝之易儲也廖莊久爲南京大理寺少卿章綸爲儀制司郎中鍾同亦舉進士理刑矣使以憲宗爲必不可廢其時何不爭之卽爭之帝未必深罪之也懷憲薨帝方抱痛而同初疏云乃者太子薨逝足知天命有在此雖言之等列猶不可况告君乎幸同以劉廣衡言易之帝未嘗不納也莊疏語頗平帝祇不報而已惟綸辭甚訐有云宜復舊皇后於中宮正天下之母儀復舊皇儲於東宮定天下之大本汪后沂王廢已二年懷憲雖薨肅孝猶在綸小臣也天家骨肉

宜廢宜復。竟可以已意決之。有不觸帝之怒者乎。而又辭連及同。發其初疏。是非帝殺同。直綸殺之耳。明年三人同杖禍。自此始矣。昔宋仁宗在位三十五年。年四十七歲。大臣文彥博。富弼。諫官范鎮。歐陽修等。請選皇子。皆不聽。又六年。韓琦。主司馬光之言。請擇宗室賢者攝儲。貳以待皇儲之生。仁宗從之。始以宗室之子爲皇子。封鉅鹿郡公。然終未立爲太子也。景帝年未三十。較仁宗立皇子時。少二十餘歲。安知數年之內。不復生子。而遽欲其以兄之子爲子。已非近情之論。上皇諸子。見在南宮。已俱封王。亦非宋時宗

室子在外無位號之比。景帝設有不諱。上皇子一呼。卽至。非如正德末興世子。徵自承天。并非天啟末信王。召於藩邸也。而諸人過爲未然之慮。不亦左乎。仁宗宋之誼主。所不能爲者。三人遽欲望之。其君歐陽司馬韓范諸疏。現在所不敢言者。章綸竟忍出之。於口雖欲不賈禍。得乎其後。徐正請徙沂王於所封。帝大怒。謫正。則帝豈終不復沂王者耶。然使綸言而帝不怒。同不死。莊不謫。綸不久繫。豈不尤盛德也哉。

同疏詳見實錄。並無復儲之說。其云太子薨。逝足知天命有在。乃同之原疏。見程楷所撰傳中。爲劉

廣衡所沮。因易稿上之。同墓志敘之甚明。其後章綸下獄。詞連及同。始并逮。治傳及墓志俱合。後人見同以言復儲獲罪。而實錄所載之疏無之。遂以傳中原疏合之爲一。不知原疏果上。同之下獄不在章綸後矣。近世不考事實而妄著述者。大率如此。故并附錄之。

錮南宮論

嗚呼。始爲錮南宮之說者。誰歟。徐有貞也。孰志之。祝允明。蘇材小纂也。其言曰。有貞等薄南宮城門鐵錮。牢密。世傳爲口實。究其事不然。實錄天順元年正月

壬午。英宗初出南宮。命有貞與陳循等草宣諭詔。朕居南宮七年。保養天和。安然自適。使景帝果錮其門。則此七年中英宗將憂忿不勝。尙何安適之有。越五日丙戌。復位詔。又十日二月乙未。太后廢景帝制。始有幽閉之說。幽閉云者。言寂居南宮。不得復位。非錮門也。使錮門詔制俱有。貞草不爲景帝諱矣。四月丁未。科道劾太監陳鼎。阮簡。始則倡不必北迎之謀。終則造幽閉南宮之計。卽以幽閉爲錮。而詔辭劾疏俱僅謂之計。則與不必北迎之謀同。非實事可知。且二人以此獲罪。誅磔不當。在舒良王誠下矣。而鼎尙居

南京司禮簡僅守長陵未幾卽還簡爲民所侵之田則所謂謀與計果何如哉正月戊子科道劾興安鎖南內之門夫鎖非錮也禁中之門晚間皆鎖非特南內門也卽允明亦言之有貞以宮門夜鑰司禮掌之安爲太監不與同謀致有貞等撞門毀垣故以是罪之耳若鎖之於晝科道之劾于王法司之定獄詞自必以爲于王罪矣奚止罪安一人耶安亦豈僅不視事已哉且不錮之門方藉於鎖若旣錮矣又焉用鎖景泰元年上皇萬壽二年元旦禮部尙書胡濙請令羣臣詣延安門行朝賀禮延安門者南宮正門也自

此至八年皆然使門已錮濙敢歲歲爲朝賀之請令羣臣行禮於所錮之門耶此皆以實錄證之而知其誣者也蘇材小纂云正月十四日夜有貞謂張軌曰不識南城知此意否軌曰兩日前已陰達之後兩日輒語有貞曰報得矣夫門錮則其防必密陰達之語何由而入報得之信何由而出又云有貞等扣門不應取大木架懸之數十人舉撞城門又令勇士踰垣入與外兵合毀垣垣壞門啟夫惟南城未錮故有貞三鼓抵城得恣其所爲耳若果牢錮則垣牆必堅且峻雖有勇士何由而踰毀之能若是易易哉且使錮

由有貞而啟其時大內門尚敢言奪爲諸臣勲號啟
錮獨不可論功乎又云有貞等呼兵士舉舉兵士皇
遽不能舉夫舉之設爲上皇宮中往來用耳南城若
錮則宮中無復往來又奚爲有此舉乎此以蘇材小
纂證之亦知其誣者也嗚呼有貞欲創奪門之名先
爲錮門之說挾一君以蹈不測之淵負不兄之名於
天下又誣一君爲不弟以自著其不世之功也甚乎
哉其造飾姦詐至於如此允明爲其外孫不爲之隱
又從而表暴揚厲焉則亦與於不仁之甚者也余故
考之實錄質之蘇材小纂特爲之論如此嗚呼後之
徵此事者慎毋溺有貞之說哉

天順元年三月辛巳指揮楊善言聖駕初還太后
時至南宮善聞王誠舒良密議欲留太后南宮以
告內臣劉成自是太后不至是太后不至南宮以
成善言非因其錮門矣若果錮門則太后之於南
宮尙何至不至乎善亦必并見之奏中矣且良誠
密議善何得聞之其爲成善所構無疑善卒以冒

功奪職宜哉

此另一楊善非
興濟伯楊善也

天順三年三月壬辰景泰間建隆福寺命內官監
陳謹等拆南城翔鳳諸殿石闌干用之至是上察

知其故寺創於景泰三年六月至四年三月始成殿內石闌干豈錮門後特啟其錮取之抑取石闌干時門尙未錮耶且南城不甚深遠拆諸殿石闌干非易事也英宗時方無事豈有不知南城諸內侍亦豈有不告帝者何必至是始察知之謹等鎖項補完又何止降職乎是錮門與拆石闌干同爲烏有明矣

徐正請徙沂王於所封出上皇與之俱以絕人望景帝謫正怒猶未已英宗悅南內幽靜既復位猶數幸焉見英景兩朝實錄梁億謨烈輯遺以允明言錮門實錄言拆石闌干因造伐樹加牆之說并歸之徐正然猶云景帝聽之不行談遷國權乃謂南宮前後兩殿廡甚湫隘膳自寶入楮筆不多給錢皇后刺繡出質外家微有所進以供玉食又云以南內樹石移建隆福寺嗚呼何其甚耶若爾則景帝怒正謫正仍復用其言而英宗之於南內尙何所可悅哉

奪門論

徐石奪門之非李賢論之詳矣近有議于肅愍疎者是不知肅愍并不知當日之事者也實錄天順元年

正月丁亥羅通奏云石亨張軌謀於早朝時領兵混同守禦官軍進南城迎太上皇出宮奪門入登寶位約三日內卽行十六夜三更亨等會於朝房遂領兵進南城此其事之前後本末也正月己丑府軍前衛指揮使穆甯貴奏隨張軌奪東中門東上南門直抵南宮二月乙未會昌侯孫繼宗奏同石亨張軌奪取東上門直抵南宮俱不如通奏之詳故言此事當以通奏爲正而明代諸書忽之不引惟據蘇材小纂之言遂議肅愍之疎誤矣夫奪門者奪大內之門非奪南宮門也皇城之鑰自太祖時內監掌之於兵部無

涉十七日景帝將視朝故門開特早而允明乃云亨等收諸門鑰以開諸門亨等所領正如吾學編云羣從子弟家兵少則數十多則百餘未明之先混同守禦官軍入內而亨軌又總兵官故一時未覺上皇出宮後官軍反或混於家兵故光祿寺酒饌簿致有九百餘人之多而允明乃云亨等納兵近千人上皇未出宮時舉大木撞宮門者允明亦止言數十人踰垣者勇士而已使果近千人則諸人此時又何事耶有貞徑入南宮上皇復位故卽出號於衆若如允明言入內之後仍鎖諸門鑰投水寶并軌等莫知則有貞

何由得出上皇將入有貞猶在輦前武士以椎擊有貞上皇叱止之亦卽允明之說審爾則當日何嘗無備其莫敢禦者以上皇耳若非上皇武士之椎豈爲叱止哉且景帝於上皇何疎密之可言乎若如近今議者徐正請徙沂王於所封并上皇與之偕景帝不當戍正鐵嶺矣阮浪王瑤之事慮忠上變景帝亦不當謫忠廣西矣徐石之謀肅愍未必知知之而爲吳瑾入告是以吉祥欽待上皇矣臨時爲孫鏗發兵是以陳守忠丁順待徐石矣將沙邱主父復見於英宗明代南宮可變爲元武門其禍尙忍言哉夫成奪門之事者有貞主之者亨軌曹吉祥也亨軌之與肅愍見於實錄者大畧可知矣亨軌同辭總兵肅愍屢請罷總督之任則三人豈相得者哉吉祥之掌團營諒亦非肅愍意也景帝優禮舊臣信任宦寺故四人兼用耳假使專用肅愍則必罷吉祥之提督易亨軌之總兵安得有奪門之事哉而議者惑錮門之說則以肅愍處置爲失宜昧奪門之事則以肅愍防變爲不密豈不自相矛盾也哉

實錄英宗復位三日石亨奏今後常朝第三通鼓起先開二門官軍旗校將軍先引擺列待鐘響朝

官依次而進嚴敕守衛官軍不許放無牌人穿朝
出入及將物貨買賣蓋亨領家兵混同守禦官軍
入內以成復辟之事故爲此奏以杜後患耳若云
奪門是與何人奪得耶羅通奏先出宮而後奪門
復位穆甯貴孫繼宗奏先奪門而後抵宮迎駕敘
次前後不同則其以無爲有以虛爲實卽此可見
奚待辨而後明哉

南宮書法論

或有問於余曰實錄於英宗北狩每月朔書在迤北
南歸則書在南宮此春秋書公在乾侯綱目書帝在

房州意也子今將仍之或稍變其例乎余曰英宗非
魯昭公唐中宗比也英宗之北狩猶晉懷愍遷平陽
其居南宮則唐明皇居興慶宮居西內也懷帝自永嘉
辛未六月爲漢人所執建興癸酉二月弒於劉聰
中間相去二十有一月愍帝自建興丙子十一月降
漢建武丁丑十二月亦弒於劉聰中間相去十有四
月綱目於懷帝三書始云漢遷帝於平陽封平阿公
繼云漢封帝爲會稽郡公末云漢主劉聰弒帝於平
陽愍帝兩書始云漢劉曜陷長安帝出降漢封帝爲
懷安侯末云漢主劉聰弒帝於平陽其歲首月朔未

書二帝之在平陽也明皇自天寶丙申六月奔蜀至德丁酉十二月還京相去十有九月中間有事則書無事則否還京至寶應壬寅四月相去四年五月中間書上皇者五始云上上皇尊號繼云上皇加帝尊號又繼云李輔國遷太上皇於西內又繼云上朝太上皇於西內末云太上皇崩其歲首月朔亦未書上皇在成都與慶宮在西內而乾元己亥歲上皇竟未見於綱目此綱目書晉懷愍書唐明皇例也春秋魯昭公綱目唐中宗則異是昭公以二十五年九月爲季孫所出至二十九年十月凡四年有餘皆居鄆

鄆魯邑有事則書無則否胡氏云在魯四封之內無適而非其所是也二十九年冬鄆潰始居乾侯乾侯晉境內地自此公遂無事魯亦未別立君三十年三十一年三十二年春皆書公在乾侯左氏云非公且徵過穀梁氏云存公皆是也唐中宗卽位未幾武氏無故廢之甚至改元建國故綱目繫嗣聖之年黜武氏之號仍書帝在某州於歲首先儒云不予武氏革命是也此春秋書昭公綱目書中宗例也英宗輕身陷敵甚於懷愍景帝之立內受命於母后外承英宗之口旨較唐肅宗爲順一年之內也先奉英宗如大

同如宣府至京師事蹟頗多自宜據實書之南歸以後高居無事以位則上皇尊之至親之至也以地則南宮非乾侯外邑均房下州也安得與昭公中宗比乎實錄作於成化初其時景帝之諡號未正攘位之詔命猶新故史臣不得不書此耳後人若欲執爲定例是以季孫武氏視景帝母乃大乖春秋綱目之意乎余故爲之說俾論古者覽焉

新舊唐書異同考

新舊唐書優劣先儒論之詳矣近崑山顧氏宛平孫氏謂宜並立學宮如南北史八書之例而文章家以

新書簡要舊書繁縟多右劉而左宋余考之新書優於舊書者十六七其不及者十二三而已蓋舊書之作在清泰天福時所據在官書籍已爾新書上自實錄日歷國典朝章下逮碑銘表志傳狀之類旁及稗官小說詩文傳記無所不採而宋歐發凡起例尤非劉昫所及今試取二書之異同者約畧陳之舊書蕪辭瑣事盡入紀中禪梁冊文亦全錄而不削新書簡質明當凡文移式令不著於紀對偶之詔涉於蕪穢亦皆削去又舊紀好言神怪如相太宗之書生本常人耳而云忽失所在新紀因太宗命名故載其事而

易爲追之不知所往便合不語怪之義至二龍之戲霍山神之濟師以及諸帝之符瑞新書一槩不述此紀之異同也舊書十有一志新書合禮樂爲一而增儀衛選舉兵共十三篇舊志禮儀惟載吉凶厯志止敘三厯職官刑法地理全採六典唐令十道志諸書亦俱未爲得法新志裁斷有體敘次明晰如禮詳五類厯備八家食貨紀祿俸地理述水利天文先列兩戒樂志嚴於雅俗莫不深意存焉此志之異同也表者標也昉於周之譜牒與紀傳相出入而舊書無之新書創宰相方鎮宗室世系宰相世系四表而朝廷

黜陟名族替興皆可一覽而得此表之異同也舊傳一千一百八十有奇新書刪六十有一增三百三十一其增者如武后已立本紀而后妃傳中再見此史漢呂后兩見例也厯代史不詳公主惟後漢皇后紀附之唐之公主異於前世平陽有佐命之勲太平安樂幾危宗社自宜創爲一傳沙陀再除臣慝禍基南詔天寶皆與他夷不同懿僖昭哀諸臣關唐季興亡故俱特爲補傳其刪者薛懷義罪浮審鄭而以爲外戚僧元奘神秀慧能普寂義福不可與一行比而並入方伎姚令言源休張涉蔣鎮乃賊徒耳而同列正

傳此舊書之尤悖者楊朝晟一人兩傳更爲舛謬故
新書削之其他增減繁畧分合前後各有義例不可
枚舉此傳之異同也至卷帙多寡字句點竄則又異
同之淺小蓋有不足道者要之舊書悉本原史景隆
以前文頗雅馴爲一體開元天寶次之肅代兩朝又
次之德憲穆敬文五代繁蕪極矣會昌以降史錄不
存則其文愈下新書網羅遺逸閎富精覈誠有如制
詞所云者特列傳務爲奇語不及紀志之平易先儒
亦或譏之要不得爲全書累而俗儒溺吳縝小人之
說指摘瑕疵併攻紀志不亦惑歟昔宋宣和中進士
李繪以舊書參註新書而惜乎不傳今若仿其遺併
取唐鑑通鑑及他傳記小說之存者取其異同附註
新書之下則有唐一代之事庶爲完備又何必嘵嘵
於兩書乎哉

孟鄰堂文鈔卷之四

孟鄰堂文鈔卷之五

武進楊椿農先氏著

曾孫魯生校字

周易考序

今歲余與六弟讀書棣鄂樓中弟日課周易一卦余爲畧訓大義因念今周易經傳雜糅間考諸儒校本採唐張守節說錄爲經二象二象二繫辭二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各一以合漢志十二篇之數初易自商瞿受於孔子數傳至漢有田焦費高之學而田何之傳最盛所謂易經十二篇施孟梁邱三家者皆田學也成帝時劉向以中古文校諸家脫誤惟費氏與古

文同費氏者以古字號古文易無章句徒以彖象文
言解說上下經東漢陳鄭荀馬皆傳其學而鄭康成
及魏王弼爲之註由是費氏興而諸家盡廢十二篇
之本遂亡宋嘉祐間睢陽王氏洙始以意爲篇次其
後汲郡呂氏大防嵩陽鼂氏說之東萊呂氏祖謙九
江周氏燔斗南吳氏仁傑沙隨程氏洲皆各有論著
然咸不免乖異淳熙九年朱子刊東萊本於臨漳旣
遂用爲本義夫六藝遭秦火之餘散亡斷絕唯易以
卜筮得傳宜其文詞完善無可疑者然隋志稱說卦
三篇得於河內女子而歐陽文忠公疑繫辭以下皆

非聖人之作然則夫子之易其不傳於後及幸而傳
於後而爲衆說之所淆亂者蓋已多矣而康成輔嗣
之徒復欲便一時之尋省遂令聖人之經千載不明
於天下是可慨也則夫春秋書禮學殘文缺經或脫
簡傳或間編又何怪其然也哉明永樂十二年胡廣
等爲周易大全取朱子本義附於程傳而宋儒十二
篇之次亦以不著余益惜焉因旣錄古本爲考其源
流而書其所見者如此繫辭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
又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椿誠不敏不足窺
聖人之意然他日由其辭以求其象而不爲一卦一

爻之所局者庶於此有得乎則豈敢習其章句之近古而已也康熙四十五年秋七月戊辰

周易考後序

余既考古周易而序之客問余曰子序彖象與東萊呂氏不同何也曰呂氏本孔氏穎達彖象隨經而分余本張氏守節是以不同也曰張氏說可信乎曰張氏生唐開元初漢儒師說雖亡其書尙在張氏據爲史記正義云上象卦下辭下象爻卦下辭上象卦辭下象爻辭余是以信之也曰孔氏在張氏前其說自必有據子不從孔氏而從張氏何也先儒傳註亦有

與張氏相發明者乎曰孔氏疏彖者材也之彖爲卦下象辭卽張言上象也大哉乾元之辭亦爲彖卽張言下象也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爲大象十翼中第三翼卽張言上象也潛龍勿用陽在下也爲小象卽張言下象也蓋卦辭各象自必非經大象爲第三翼則彖象上下各自爲文非隨經上下可知孔氏論云先儒數十翼亦有多家蓋論區域之說爲一家疏中之說又一家也孔氏兼採衆說張氏則擇從其善者視孔爲更精也曰上象卦辭也不列於經何也曰揚雄作太元擬易其天地人三卷止列方州部家四

位以擬易之畫分七百二十九贊以擬易之爻而謂之經其擬象之八十一首別自爲卷不列於經假令易上下篇本有卦辭則太元之首不俟宋衷范望始加於贊之上矣則卦辭非經益明已然則呂氏所訂遂不可信乎曰九師興而易道微費鄭出而經翼亂學者苟欲窺聖人之經必博考漢唐之舊彼呂氏之書美矣而爻象混淆大小象錯列則猶未盡善焉似不如張氏之說爲尤可徵耳客退因次其語爲後序

乾隆九年冬十月乙卯

尙書考序

尙書二十八篇舊在梅賾僞古文中元臨川吳文正公始表出之著纂言四卷今年夏余仿錄之因考他書所採與今經文異者附焉初漢武宣立博士有歐陽大小夏侯尙書三家者其學皆原於伏生隋唐後目爲今文者也成帝時劉向以中古文校三家經文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所謂中古文者孔安國家奏上之書東漢孝章好之詔賈逵撰其同異而逵訓杜林漆書古文馬融作傳鄭康成作註隋志謂雜以今文非孔舊本疑卽逵奉詔所撰而賾書堯典等三十三篇正義言與鄭註同明亦非伏孔本書也

蓋書殘於古今久矣唐文皇時孔穎達奉敕著疏定
蹟所上爲孔書而伏孔之原書盡廢夫今文初出屋
壁朽折散絕古文後出於孔氏宜其簡編字畫有不
同者穎達遭主右文典章咸在不於此時集古今誌
同異反取東晉晚出之書汨亂聖人之典非可惜哉
吳公能決真僞於千四百載之後爲唐宋諸儒所不
及學者因其言庶可識全經於十一而自元至今世
尙罕知其書知之亦復不能深信而淺夫窺人更以
蹟書爲不刊而怪吳公果於自信輕於非聖經者比
比也昔中庸載於戴記漢后蒼爲之說梁陳以來傳

疏益衆而終皆不行至朱子爲章句其書遂顯今典
謨渾噩過於中庸蹟書淺僞則非小戴記可比然以
吳公之賢纂言之富尙不能爲二十八篇重又況不
如吳公者乎此余今日撫卷長嘆不能無望於後日
之爲朱子者也康熙五十七年夏四月己亥

古文尙書考序

古文尙書五十八篇東晉梅賾所上其三十三篇本
漢伏生書而特分其中篇四篇爲九篇其二十五篇
則蹟自增託之孔壁者也昔漢武帝時孔氏有古文
尙書安國以今文讀之起其家逸書得多十餘篇天

漢後安國家奏之遭巫蠱未立河平初劉向領校中書定其經四十六卷五十七篇王莽時立未幾而廢東漢鄭康成註之唐孔穎達尊信梅賾謂漢儒所見皆張霸僞書真古文至東晉始出康成註遂不獲傳以今考之漢書藝文志古文經五十七篇而賾書五十八篇并序五十九篇固已多於志目史記言安國多十餘篇劉歆班固言十六篇比今二十五篇之數尤少此其可疑者一也鄭註二十八篇隋志謂雜以今文非孔舊本賾書既親出於孔氏穎達正義乃云三十三篇與鄭註同此其可疑者二也司馬遷受古

文於安國殷本紀湯誥湯征周本紀武成必安國所授而湯征賾書無之武成湯誥又與史記不類班固言遷書載堯典金縢諸篇多古文說今夏本紀以無若丹朱傲爲舜語而魯世家周公奔楚在成王用事之時風雷之變在周公卒後此其可疑者三也劉歆建古文尙書而三統歷所引伊訓武成畢命俱不合於賾此其可疑者四也他書引用有辭義古奧與伏書類者賾減損其字句而孟子所引其點竄爲尤著此其可疑者五也劉歆云書有膠東生之遺而桑欽者庸生數傳之弟子也漢書地理志有古文以爲某

山及桑欽云者蓋卽庸生之遺蹟書槩不之及此其可疑者六也西漢儒林傳張霸采左氏傳書敘爲作首尾今二十五篇中凡傳記所引掇拾無遺而霸書文意淺陋篇或數簡鄭樵謂數簡者短簡也蹟書自大禹謨外長者至五百言短或不及二百皆平緩卑弱且辭義斷續上下文不相蒙得非卽霸之僞書乎新唐志徐邈尙書逸篇註三卷隋志尙書逸篇二卷出齊梁之間考其篇目似孔壁書之殘者疑蹟書或本於此而穎達正義孔傳二十五篇增多鄭註不言乖異則又采鄭註之文未可知也夫古之去今遠矣

伏生二十八篇爲未備張霸百兩篇爲僞書說皆出於歆固穎達反以相誣謬矣梁武帝爲博士時識姚方興舜典之非唐室君臣曾無一見及此遂使安國所起數百年儒師校讎撰集之書自是不可復見反蒙僞名於後世豈非經籍之大不幸歟若古文之非出於壁中孔安國未嘗作傳及諸他謬說余別論之詳矣茲不復云康熙五十七年夏五月乙卯

毛詩考序

椿少學詩卽疑徒詩樂詩之說今年春課兒紫雲書屋日錄毛詩序傳兼採三家異同及唐以前說詩之

有涉於樂者合為一編錄既為之序曰尚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樂記曰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故詩者樂之本也五帝以還詩樂相將其在成周九備二雅周頌天子朝廟之樂也二南鄉樂東西周太師所陳者也幽詩周先公之樂王詩東周王朝之樂也十一國之詩商魯二頌東周列國自作之樂也樂有小大有古今其歌詩有繁簡未有樂不用詩詩不可以入樂者周亡樂廢漢興詩始萌芽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不復識其聲律而樂

家制氏則又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斯詩之教微而詩之所失矣以今考之燕射鄉飲越草蟲而取采蘋孔穎達云采蘋舊在草蟲前則南失其所矣黍離或以為衛或以為王則王及十一國失其所矣幽有詩有雅有頌今止七月詩而鴟鴞東山諸篇附焉則幽失其所矣小雅歌笙之次著於儀禮今皇皇者華以下間以常棣六詩而六笙詩亦不依樂為篇第大戴禮投壺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鹿鳴貍首鵲巢采芣采蘋伐檀白駒騶虞今鵲巢采芣采蘋騶虞為召南伐檀為魏貍首已亡則雅失其所矣楚莊

王云武有七德又云武王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
其三日鋪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
年今卒章爲武三爲賚六爲桓章次旣各相越餘章
遂不可知蕭子顯云漢用商頌載芟祠先農今載芟
在周頌中則頌失其所矣班固云器用張陳周官具
焉今禮經缺畧而春秋列國名臣甯俞叔孫豹之所
述君卿大夫夫人宴享之所歌或時見於左氏蓋詩
與春秋禮表裏矣後人生不見孔子親正之樂又不
信他經傳所記漫云某詩入樂某詩不當入樂豈篤
論歟而好事者至欲取三百五篇而刪之益見其謬
也已余故爲此序而疏其說之不能盡者別爲記畧
列於左方云雍正四年三月旣望

毛詩考後序

詩之教孔孟言之詳矣而其要在論世以知其人蓋
知其人則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不知其
人則不知其詩之何以作不論其世則不知其人之
何以有是詩將何以興觀羣怨乎故詩序者論世知
人之本也秦燔書孔子子夏之序亡漢興齊魯韓毛
四家之說起毛傳行三家遂廢間有存者往往與毛
氏異以今考之毛氏關雎后妃之德也韓以爲刺時

魯以爲康王時作甘棠美召伯也鄭言文王與紂之時魯韓在召公卒後葛藟王族刺平王也皇甫謐崔靈恩皆言刺桓王鹿鳴燕羣臣嘉賓也司馬遷言仁義陵遲鹿鳴刺焉蔡邕言大臣知賢者幽隱故彈弦諷諫常棣燕兄弟也國語言周文公之詩左傳言召穆公糾合宗族於成周作伐木燕朋友故舊也韓言勞者歌其事蔡邕言周道始衰伐木有鳥鳴之刺采薇文王遣戍役也班固以爲懿王出車文王勞還率也司馬遷以爲襄王班固以爲宣王六月宣王北伐也司馬遷以爲襄王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大夫刺

幽王也鄭言刺厲王小宛大夫刺幽王也鄭亦言刺厲王戴聖言文王之詩鼓鐘刺幽王也三家言昭王時作時邁巡狩時祭柴望也左傳言武王克商作韓言美成王能奮舒文武之道行之商頌正考父得之周太師者也韓言正考父作之以美襄公則其世不同矣芣苢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魯言蔡人有惡疾其妻不肯改嫁作韓言婦人傷其君子有惡疾人道不通求已不得發憤而作漢廣德廣所及也韓以爲悅人汝墳道化行也韓言父母甚迫近饑寒之憂故爲此祿仕魯言周南大夫家貧親老其

妻勉其無懈於王事貽父母之憂采蘩夫人不失職也王符以爲背宗族而采蘩怨行露召伯聽訟也魯言申人之女許嫁於鄆以禮不備持義而不肯往小星夫人惠及下也韓言親老家貧不逢時而仕何彼穠矣美王姬也魯言齊侯嫁女以其母王姬始嫁之車遠送之騶虞鵲巢之應也仁如騶虞則王道成魯韓以騶虞爲天子掌鳥獸官琴操言邵國大夫久於行役邵國之女作是詩邶栢舟仁而不遇也魯言衛宣夫人自齊嫁於衛至城門而衛君死其兄弟欲與嗣君夫人作此自誓燕燕莊姜送歸妾也魯言定姜

送其子婦韓言定姜歸其娣送之而作式微黎侯寓於衛其臣勸以歸也魯言黎莊夫人見遣於君而不去傅母同夫人作二子乘舟國人思伋壽也魯言伋傅母閔伋與壽作蝮蝮衛文公能止奔也韓言刺奔女相鼠衛文公能正其羣臣刺在位無禮也班固言妻諫夫碩人閔莊姜也魯言莊姜始至操作衰惰婦道不正傅母作此諭之莊姜感而自修木瓜美齊桓公也賈誼以爲下報上黍離閔宗周也齊魯言衛壽閔兄伋之且見害韓言尹吉甫信後妻之讒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之不得作大車刺周大夫也魯言

楚王虜息君將妻其夫人夫人出見息君作遂同日
自殺褰裳思見正也呂氏春秋言晉人欲攻鄭子產
見晉使作溱洧刺亂也韓言鄭國之俗三月上巳秉
蘭草祓除不祥於溱洧之上雞鳴思賢妃也韓以爲
讒人伐檀刺貪也韓言刺賢者不遇明王秦無衣刺
用兵也左傳秦哀公爲楚申包胥賦墓門刺陳佗也
韓以爲訊諫魯以爲陳國採桑女答晉大夫解居甫
作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董仲舒言周衰卿大夫緩
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頌詩人疾
而刺之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韓言雨無極正大夫

刺幽王小弁太子傅刺幽王也趙岐王充言伯奇仁
人而父虐之作四月大夫刺幽王也韓以爲歎征役
孔鮒以爲思祭車牽大夫刺幽王也戴聖以爲好仁
青蠅大夫刺幽王也袁孝政以爲刺魏武公信讒賓
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韓言衛武公飲酒悔過采菽
刺幽王也韋昭言王錫諸侯命服之樂黍苗刺幽王
也韋昭言道召伯述職勞來諸侯棫樸文王能官人
也董仲舒言文王先郊而後伐崇昊天有成命郊祀
天地也國語言道成王之德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
也韓言文王之時辟雍學士皆潔白之人魯頌史克

作也韓言奚斯頌魯則其人與作之之人俱不同其事亦異矣而作節南山之家父見春秋魯桓公八年實周桓王之十六年尹氏卒見魯隱公三年實周平王之五十一年則非刺幽王詩可知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國語衛武公年九十有五作懿戒以自儆韋昭註懿讀曰抑十一章云亦聿旣髦武公卽位在周宣王十六年上距厲王流彘已三十年其耄年當在平王之世烏得刺厲王乎至若湛露魚藻天子燕飲之詩彤弓采菽天子命賞之詩車攻瞻彼洛矣天子幸東都之詩蓼蕭裳裳者華桑扈鴛鴦天子

美諸侯之詩菁莪隰桑緜蠻喜見君子之詩常棣頌弁角弓篤於兄弟之詩鹿鳴魚麗南有嘉魚瓠葉享賓客之詩杕杜采芣室家思其君子之詩毛序乃或列於前或列於後或以爲美或以爲刺楚茨四詩道黍稷之盛茂倉箱之富盈饗祀之誠敬獻酬之禮義毛序槩曰之爲刺則其世於何論其人於何知乎夫三家之說今旣不見其全毛序乖異又如此欲論世知人者將何所據耶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又曰溫柔敦厚詩教也惟本無邪之指體之以溫柔敦厚之教優游焉涵泳焉復考之於毛氏參

之以三家則世或可論人或可知與觀羣怨之道亦在是若以毛序難信而槩欲去之或專信毛氏而廢三家之說之僅存者均未見其可也已乾隆十四年夏五月甲午

春秋考序

春秋古文經十二篇公羊穀梁二家見漢書藝文志左氏後出其經頗不合於二家而世所傳公羊穀梁經亦互異蓋皆非古文本書也今年夏余學春秋日錄經文以左氏爲主附以二家及漢人書之可參校者已竟乃爲之序曰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

亡然後春秋作趙邠卿云太平道衰頌聲不作故詩亡胡康侯云黍離降爲國風天下無復有雅而王者之詩亡春秋作於隱公適當雅亡之後夫頌始太王文王迄於成康使頌不作爲詩亡將迹熄懿其之世矣黍離十篇東周王朝新作之樂詩耳非降也小雅正月云赫赫宗周褒姒威之雨無正云周宗旣滅小明明云我征徂西皆東遷後語也而節南山之家父桓八年始見於經則安見二雅之卽亡於隱公之初乎孔子曰詩三百詩自合南幽雅頌王及列國言之耳幽平以前天子采詩協於南雅侯國未嘗有詩桓王

時邶鄘衛之詩作五霸盛商魯於是乎有頌以今考之魯頌皇皇后帝皇祖后稷郊祭而祀稷配天也萬舞洋洋孝孫有慶禘廟而大合樂也振振鷺鷺于下大饗而徹以振羽也公車千乘公徒三萬大閱而簡軍實也在泮獻囚在泮獻馘師還而以訊馘告也故列國有詩王迹之衰也衰而未遽至於熄則先王遺風餘烈尙有因詩以存焉者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直道在民而陪臣執國命之後乃始有庶人之議詩非若庶人之議也其君卿大夫雍容壇坫言志有歌卽事有賦

內之夫人內子外之戎夷君長附庸之大夫亦皆溫柔敦厚之遺焉誦之者有能論世以知其人尋其迹以致于道則東周可爲春秋不必作矣詩之亡其在定哀之際乎於是王室大亂諸侯寢衰羶之公庭萬舞者變而大夫八佾矣羶之在公振鷺者變而大夫雍徹矣羶之郊禘配稷者變而大夫旅泰山羶之公車千乘公徒三萬在泮獻馘在泮獻囚者變而作邱甲變而作三軍又變而邱費俱畔矣其變愈下其迹愈微蓋自宋賦新宮而後侯邦無宴饗之歌秦無衣而後亦無因事之賦者矣雅頌相錯而樂壞尊卑失

序而禮崩在位不復敦詩聖門小子亦幾幾於莫學孔子安得不懼春秋安得而不作乎曩使東遷而迹已熄黍離作而詩已亡則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一匡九合皆不得爲迹邛邛以下商魯二頌并不得謂詩不亦見之偏而說之固也哉雍正五年夏四月丁亥朔

春秋考後序

或謂余曰子言迹熄詩亡辨已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何也曰天子之事禮樂征伐是也周室盛時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五霸興出自天子者諸侯假天子之

命出之故曰王者之迹也霸業衰諸侯授其權於大夫大夫猶必假諸侯所假者以從事則迹或尙存焉大夫弱陪臣強國命爲陪臣所執而迹於是乎熄矣夫方諸侯力政其臣用命之時大夫之跋扈已萌不必溴梁之會雞澤之盟而始知其不臣也大夫擅權君若贅旒之日陪臣之強悍復著不必三都之圍陽關之據而後知其叛夫也魯史見其如此始於隱終於哀一皆書其自出夫子因文以述其事雖不能還其事於天子然卽文以觀諸侯大夫陪臣之罪自見此夫子之義卽魯史之義也夫天子之事降而自諸

侯出降而自大夫出又降而陪臣執國命夫子皆如其自出者書之見之者或以爲此出於諸侯出於大夫執於陪臣者僭也竊也亂臣賊子之漸也聖人不得已而直書之耳或以爲聖人以天子之事與諸侯矣以天子之事與大夫矣以天子之事與陪臣矣且其時王楚者商臣子孫也卿大夫遠則晉有趙盾近則齊有陳乞皆直書其弒逆而楚圍欒書中行偃之子孫微矣則僅各從其所赴夫子知我罪我之言以此也漢儒不察謂竊取之者夫子因魯史記設素王之法爲天子之事也宋儒曰夫子託二百四十二年

南面之權有德必褒有罪必貶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夫作春秋做亂賊也無其位而取國之史任私意爲筆削褒貶人於一字之間以代天子之刑賞誰信之而誰懼之欲人之禁其欲而不肆也能乎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夫子之言也若如漢儒所云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是二百四十二年中自天子至於大夫無不在所貶所退所討之中吁母乃已甚乎何其與夫子平日之言相戾也則處士橫議不將自春秋啟之乎昔韓起聘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

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夫魯之春秋已與易象並稱則其義不同於他史可知夫子竊取云者取魯史之義非孔子自設之義也豈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云乎哉乾隆九年冬十月戊申

周禮考序

椿幼讀周禮見其與孔孟之言不合心竊意之既長沉潛反覆留心玩索幾六十年乃今始克爲之考考竟序曰是書非周公作也疑其先出於文種李愷吳起申不害之徒務在富國強兵以攻伐聚斂爲賢而

其人類皆堅強猛鷲有果毅不羣之材故能謀之而必行行之而必成而其書亦遂得傳於世遭秦之火散亡遺佚間有存者後人網羅摭拾彙爲此書而異時冕服車旗尊彝圭璧之制朝覲聘問餼牢饗食贈送之儀以及膳羞酒醴次舍帷帟之末筆簪巫祝醫卜占眡種樹之微皆得附於其間其殘篇斷簡亦或意爲增損故復重缺裂自相矛盾且以周秦後事附入者在在有之後之讀者驚其字古而辭富謂非周公不能作而信之而欲法之矣夫使是書果作於周公則與易之爻辭書之立政無逸詩之幽雅頌自必

有相合者乃不惟不合而且顯悖之其爲偽造無疑也嗟乎以彼作書者之材使其早游聖門獲聞君子之大道則子路之治賦冉有之足民或庶幾焉惟其慘礪險鑿無不忍人之心因無不忍人之政王莽用之而一敗王安石用之而再敗詎不宜哉而尙有稱其廣大精密三代誠正之實學惜孟子未見之者亦獨何歟乾隆十二年秋八月戊寅

周禮考後序一

余旣作周禮考序復爲之書其後曰國家之病莫深於好貨怨詈之興災害之至未有不自貨始者是書

天官地官之屬以掌貨財爲職幾於無地不賦無物不貢無人不征矣而死馬之賈尙納於校人屠者之皮角筋骨亦入於玉府官府都鄙之失財用物辟名者誅之足用長財善物者賞之雖鹿臺鉅橋未聞至是而大司徒載師之任土孟子所云任土地也遂人之頒萊孟子所云闢草萊也孟子目爲民賊周公顧以爲良臣乎大禹弼成五服欲其各迪有功耳豈爲貨財計也周語五服蓋與之同而是書忽爲九服忽爲九畿又忽爲六服前後之間彼此互異及觀其制所詳者諸服之貢蕃國之寶摯而已夫此果周公所

爲則穆王之征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乃其成
憲荒服者胡爲自是不至而太保之作旅獒亦未免
多事矣分土惟三周室頒祿等也是書乃列爲五地
又較多祿有君有卿有大夫有上士有中士有下士
有庶人在官是書其食者半其食者三之一其食者
四之一食者何人所餘又爲何人之食耶註謂半者
半入於天子三之一四之一者一亦入於天子疏謂
天子所食者諸侯市美物以貢天子審爾諸侯雖有
錫土之名其實天子食之求金求車之使春秋似可
不書景王之責彝器於籍談又焉足怪且匪特此也

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非耕者九一矣關市之賦非
譏而不征矣園廛二十而稅一非廛而不稅矣廛布
入於泉府非無夫里之布矣山林川澤有厲禁非澤
梁無禁矣鄉遂稽夫家衆寡周宣王之料民唐明皇
之括客戶也夫布之征漢之斂算也民之貨者以國
服爲之息孟嘗君之收責也升人掌金玉錫石之地
明之礦監司市分地而經市宋之場務明之稅監也
懷方氏掌致遠物山師川師掌致珍異之物漢之市
珍寶於益州交趾南漢之媚都川也盜賊之物入於
司兵漢之加責贓唐之倍贓也訟獄入東矢鈞金漢

五經堂文集 卷五
之繫囚入縑也財物犯禁貨之不出於關舉之漢之
治緡錢唐之白著也質人成人民之質劑南朝買奴
婢之輸估也以璽節出入貨賄漢均輸之兆端陳肆
辨物而平市量度成賈而徵債漢平準之先聲也九
府之藏漢之西園唐之瓊林大盈也式貢餘財共玩
好唐之羨餘進奉也內宰佐后立市漢以閹人爲中
準令唐以宦者爲宮市使宋以內侍參主雜買也其
他聚斂之事不可枚數蓋舉文考治岐之仁政是書
無不反之後世暴君汚吏所爲是書無不有之且并
後世所未爲亦有見於是書者而謂萬民惟正之供

乎作書者亦知黷貨已極後之必將有患也故爲設
勸導之官遣偵伺之使若掌交匡人擲人之屬是已
夫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王者事也若知王
好惡而辟行之諧臣媚子所爲可責之諸侯萬民乎
且王所好非足用長財善物者乎王所惡非失財用
物辟名者乎掌交乃以節與幣巡諸侯及萬民之所
聚者使咸知王之好惡而辟行之以和諸侯之好達
萬民之說夫以節是威之也以幣是貨之也焉有諸
侯萬民而可以王之好惡威之使和貨之使說者乎
周人謗厲王以榮夷公專利王說之以肆虐耳故令

衛巫監之匡人擲人或匡邦國而觀其慝使無敢反側或巡天下而誦王志使萬民和說亦監謗意也夫曰慝曰反側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匡人止中士四人耳觀之者何術匡之者何道而能使無反側乎天下至大萬民至衆擲人亦止中士四人耳欲往巡之日亦不足矣且民無疾怨巡之何爲民果疾怨卽日巡而日語之曷益乎而謂周公畜儉人以讎斂又用此爲勸相之吉士乎在易益之爻曰有孚惠我德屯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渙曰渙王居无咎自古人君未有不損上益下而興損下益上而亡者商周之

間其事昭然可觀已周公豈不知之而爲此措克強禦之書與所繫爻辭自相背戾哉後之理財者可憬然悟矣乾隆十二年秋九月庚寅

周禮考後序二

天台齊次風先生熟精三禮余以臆見質之輒相契頃作周禮考序就正先生先生曰是也孔孟之言無不與周公脗合無逸言文王惟正之供孟子言治岐之政也立政言吉士大學之言仁人言勿以儉人大學之言不畜聚斂之臣也是書前襲鹿臺鉅橋之陳迹後開頭會箕斂告緡平準之厲民使出於榮夷公

號石父之徒則可謂出於周公豈可哉易三百八十
 四爻周公所繫也其於吉凶之理備矣若如周禮所
 云剝之六四剝牀以膚亦可云吉益之九五有孚惠
 我德當反為凶也屯九五之屯膏不必言大貞凶而
 豐上六之豐屋蔀家不必致慮於三歲不覲也且天
 官地官而孜孜於財利必將擢強禦培克之儉人使
 之在位在服而後勝其任則師之上六不必有開國
 承家小人勿用之戒解之六三負乘致寇鼎之九四
 折足覆餗更不必為是危言也魯哀公用田賦孔子
 歎其不用周公之典若周禮之利析秋毫豈止用田
 賦已耶先生既語余余思三代以來言利者始於桑
 孔用之者漢孝武也是書出孝武尚言其瀆亂不經
 作十論七難以排之鄭康成作註時林孝存據之與
 康成相詰辨今其語雖不傳然書之瀆亂不經明矣
 程子曰有關雝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法度蓋
 以其無關雝麟趾之意耳使有之則自有關雝麟趾
 之法度何用行今之周禮乎孟子云作於其心害於
 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其周禮之謂矣述先生言
 附識之如此乾隆十二年冬十月甲子

儀禮考序

此序甚謬

儀禮經十七篇有記者十二篇無記者五篇昨冬余取唐人石經朱子經傳通解黃氏經傳續通解敖氏集說及明國子監常熟毛氏崑山葛氏近濟陽張氏諸刊本相讎校註其文異同於下已竣夫古禮之亡久矣其幸而在者惟此十七篇耳而文字脫譌莫能是正有彼此互見或詳或畧者有經與記重出者有記入於經經入於記者竊嘗伏讀之其儀文盛而實意稀辭雖煩制度究無所於考且有於理可疑者冠禮冠者取脯見於母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是母拜其子也昏禮婦進棗栗舅答拜進股脩姑拜婦餽姑

之饌姑醕之姑拜送是舅姑拜其婦也特牲饋食嗣子饗其父致祝而拜者再獻酬而拜者亦再是父拜其子也小戴禮記天子射以騶虞爲節卿大夫以采蘋爲節而鄉射禮樂正奏騶虞以射記歌騶虞若采蘋皆五終則射樂無等矣拜下禮也大射燕禮之賓臣耳升成拜升再拜稽首非泰乎覲禮侯氏之朝天子亦然則宰孔賜胙齊桓奚爲下拜登受乎肆夏之三天子所以享元侯也而大射儀賓及庭奏肆夏公拜受爵亦奏之燕禮記同則穆叔以不拜爲禮豈反不知禮乎婦人無外事聘禮有夫人之聘享使者歸

送曰君以社稷故在寡小君則聘者非特夫人兄弟而凡在與國夫人皆可與之交聘矣大夫私交始於文宣至襄昭而極僖公前未有也聘禮往往與之合則所謂聘弓鏃矢不出竟場束脩之內不行竟中者何義乎喪服慈母如母曾子問古慈母無服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家語始於孝公則喪服不制於周初矣喪禮遷尸大殮主人俱拜送賓於門外衆主人就次主人必揖之夫主人者孝子也父母初亡孝子能頻拜送賓於門外乎衆主人者主人之庶昆弟亦孝子也哭罷就次奚揖乎宗廟之制有等其禮則一特

牲少牢有司徹於序昭穆辨貴賤辨賢序齒皆不記獨詳於逮賤何也小雅楚茨祭祀之詩也獻酬者賓客燕私者諸父兄弟而已特牲少牢有司徹主婦獻尸獻侑獻祝獻佐食尸與賓致爵酬之主婦內賓宗婦亦旅則酢不受徹俎不宴宗不具不繹繹不盡飫而退孔子何賢乎敬姜乎朱子曰孔子從先進欲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有損周之文從古之樸之意又云儀禮多重復後世有大聖人整理必不如古人之煩則朱子之意可見今觀燕射公食五等諸侯之通禮經祇稱公與春秋同惟聘禮君公間稱耳而喪慈母

之二君皆魯君也吾意是書魯臣臧孫辰季孫行父輩所爲蓋文勝之書所謂後進於禮樂而非周公之制孔子所從也然三代威儀尙可想見於千一而世儒苦其難讀且非肄業所及習之者百不一二焉惜哉余故校其文辭審其章句非敢妄議古人之禮也姑存所見俟他日整理之大聖人而已乾隆十二年春正月既望

禮記考序

小戴禮記四十六篇漢九江太守戴聖輯東漢馬融益以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爲四十九鄭康成作註

與周禮儀禮並行謂之三禮今年冬余考次小戴經文因爲之序序曰聞之禮也者理也行而履之禮也在身貌言視聽思之事在家與國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莫不有自然之禮焉顏子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五事之禮也孔子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五倫之禮也其要在恭從明聰睿之用慈孝仁忠聽義友悌敬信之敘其存之食味別聲被色之性發之喜怒哀懼愛惡欲之情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皆禮也而世之議三禮者以小戴爲禮之枝葉以小戴爲駁而不純以小戴

為不如周禮儀禮之可信夫儀禮記儀文周禮記官
 守耳制度則小戴記較詳古聖賢微言大義亦惟小
 戴記有之可僅謂之枝葉乎今以小戴所記與周禮
 儀禮質之周禮乖異特甚小戴云敬大臣則不眩體
 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周禮誓大夫曰鞭三百太史曰
 殺小史曰墨夫大夫掌論議者也太史掌建邦之六
 典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者也而鞭笞戮
 辱非所以體之矣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以八則
 馭官吏士民則自大臣而下無不在所馭之中蓋不
 特不敬之不體之而且視之如犬馬矣其臣以足用

長財善物為忠辟行王之惡好為敬可謂報禮重乎
 君其有不眩乎君臣之倫幾何其不斃也父之讎弗
 與其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誠痛之也周禮以調人
 諧和之父之讎辟諸海外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
 弗辟則執之夫辟者高賢所尚或以色或以言或以
 地或以世非所施於讎人也亦非可威劫者也且使
 所讎為非耶不任其讎可也何和與辟之有若其是
 也則所謂弗共戴天者也不反兵者也而顧乃和之
 而強使辟之是等父子兄弟於塗人而天性之倫斃
 矣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欲民之有坊也男

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恐男女之無別也周禮內事有達於外世婦掌之后有好事於四方有好令於卿大夫使內小臣往后有賓客則九嬪從酒正漿人其后夫人致飲於賓客之禮將內外之坊不自上決乎仲春之月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
用令者罰之則奔者爲用令不奔者有罪矣司男女之無夫家者會之則并不必奔矣男女尙能有別乎夫婦之倫亦斃矣與國人交止於信周禮司盟掌會同之盟約詛祝作盟詛之載辭盟萬民之犯令詛其不信者亦如之各以地域衆庶其其牲而致焉則是

無地不詛無人不盟相率而爲矯誣矣其猶有朋友之倫乎若夫毋不敬恭也周禮王有玩好之用有司服之御有酒式之誅賞有夷樂散樂之旄舞聲歌適自隳其恭也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從也周禮內豎掌內外之通令適自殄其從也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明也周禮師氏媒氏銜枚禁暴禁殺戮皆以司爲事適自蔽其明也好問而好察邇言聰也周禮有非言之刑作言語不信者以告而誅之適自掩其聰也然則三禮果孰純而孰駁孰可信孰不可信乎朱子曰漢儒最純者莫如董仲舒仲舒

之文最純者莫如三策何嘗有禮記中話來則朱子不以小戴爲駁可知而陋儒拘牽文義妄肆舐排蓋有不足辨者夫禮時爲大宜次之稱次之古禮雖存今未必皆可行矣惟其微言大義發明五倫五事之理者萬世不可泯耳小戴記勝於周禮儀禮與易詩書春秋配者此也若文辭意義之小疵則去古已遠易書詩春秋不免焉豈特小戴記然哉乾隆十二年冬至日

大戴禮考序

大戴禮漢信都太傅戴德刪記禮之書爲之凡八十五篇事具隋書經籍志其自第一至第三十八又自第四十三至第四十五又第六十一又第八十二至末共四十六篇皆缺蓋卽今小戴禮記而此則隋志云小戴所刪者也第其中第七十三有二與八十五篇之數不合疑遷廟釁廟本一篇後人分爲二未可知也余考次其書大抵與小戴記逸周書家語荀子賈誼新書周禮大行人小行人典命司儀相出入而錯譌衍脫至不可句讀蓋自鄭康成三禮註行小戴興而大戴微孔穎達等本鄭註爲正義詔以之取士大戴雖存世遂無習之者宋列於經有十四經之目

未幾亦廢故舛誤滋甚余以讀書校之得其是者十三四附註本書之下其不可知者缺焉朱子云大戴禮有最好處草廬吳氏云大戴禮多精語而曾子立事至天圓十篇後人輯爲曾子潛溪宋氏稱其明白皎潔若列星之麗天敷腴諄篤若萬卉之含澤推尊者至矣而世或譏其冗雜又以多假託疑之夫識大識小皆文武之道是書兼包大小戶牖諸銘武王之主敬也六徵九用文王之知人能官人也折衝乎千里之外衽席之上還師仁人之無敵於天下也或奇或偶或飛或行天圓地方陰化陽施至誠之盡人之

性盡物之性也大行人寶摯貢物司儀私面私獻周禮所有而是書無之賤貨而貴德也釁廟之請令投壺之雅歌小戴未有而是書有之明堂之制度公符遷廟之禮儀他書未及而是書記之則存禮樂於干一也論教之早大孝之本九與文王世子孝經相表裏其他微言大義散見諸篇蓋於道無所不備斯其言無所不該而乃以冗雜譏之過矣保傅禮察二篇言秦之無道公符有漢昭冠辭此如公羊傳穀梁傳之孔子生左氏傳之孔子卒皆出於後人而豈春秋自書耶乃以槩其全書不更惑歟夫晉永嘉後生民

之亂極矣江左河北經學相承唐貞觀初兩漢經師之說尚多存者穎達等遭主右文奉敕著疏不爲辨真僞列異同輔弱扶微廣存衆義乃專信後出一家之言如易取費直而十二篇之易亡書用梅賾而伏孔今文古文之舊本亡詩主毛萇而韓詩亡齊魯之殘詩亦亡禮宗康成而淹中古禮五種之記盡亡大戴今微其書未佚則猶爲幸焉爾然則貞觀雖盛經學不如永嘉豈不重可慨哉憶余年十三時從先大夫至宛平孫侍郎家見宋淳熙中潁川韓元吉刊本較今刻譌處尙少借歸手校留數日還之康熙戊戌十二年冬十月旣望

大戴禮考後序

或謂予曰隋書經籍志齊詩魏代已亡魯詩梁邱施氏易亡於西晉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尙書並亡今子言唐初古經多在何歟曰隋志所云亡者師說亡耳非其書亡也一經有數家之學一家存則其書存矣漢藝文志易經十二篇施孟梁邱三家唐藝文志易有孟喜章句十卷則梁邱施氏易雖亡十二篇

之易未亡矣漢儒林傳伏生以書教於齊魯之間此
今文尚書也孔安國授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此古
文尚書也唐志鄭元註古文尚書九卷隋志鄭註二
十九篇雜以今文非孔舊本尚書正義鄭註與夏侯
等書同而經字多異蓋康成所註非伏非孔乃自點
竄之書梅賾僞孔傳因之故正義云孔傳三十三篇
與鄭註同猶漢費直易王輔嗣註因之矣使時無伏
孔原書穎達等烏知其雜以今文非孔舊本又烏知
其與夏侯等書經字多異耶韓詩二十二卷隋唐志
俱有齊詩則漢書顏師古註引之魯詩則隋志有一

字石經六卷玉海宋時尙有魯詩殘碑百七十三字
又一段二十餘字則齊魯二詩唐亦未全亡矣淹中
古禮五種之記隋志云並多散亡又無師說夫散亡
者可下詔哀之無師說者可博士講之乃任其散亡
而不之省止三四篇名片言贖語偶見於禮記註疏
文選註後漢書註杜氏通典中其餘飄零磨滅不可
復覩其益可惜也已而孟易韓詩之著錄者自是亦
爲烏有則唐志貞觀中魏徵等請購天下書選五品
以上子孫工書者爲書手繕寫藏於內庫以宮人掌
之不又具文也哉夫經學之盛始於漢之建元至甘

露講議而一變建初講議而又一變康成箋註出而於是乎大變貞觀正義行而其變極矣李延壽云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正義未能約簡徒尙襲其深蕪所用傳註或支離矛盾違於事理者有之而三禮註尤甚特其據以爲本或採他說補者序中尙顯言之不諱明永樂間纂修大全陰襲宋元人成書沒其名爲己撰而註疏亦棄之不用劉歆移讓太常博士云黨同門妬道真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每讀之未嘗不掩卷太息也乾隆十二年冬十二月戊寅

毛詩訂詁序

毛詩訂詁余友無錫顧復初先生所作也今年春先生與余胥會京師出其書屬爲之序余惟毛詩序傳得失先儒論之詳已而義或尙未盡者則風雅正變之說錮之也孔子惡鄭聲之亂雅樂雅者正也大戴禮投壺篇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鹿鳴貍首鵲巢采芣采蘋伐檀白駒騶虞則不特小雅爲雅召南魏詩亦爲雅不特文武成王之詩爲雅後世刺貪刺不留賢之詩亦雅矣奚正變之分也且卽有正變二南太師所陳周之盛時樂王爲王朝新樂邶鄘十一國

之詩周衰各國自作之樂序謂之家殊俗國異政者以正變分之或可爾詩爲周公作或他人美周公作何王道之衰禮義廢政教失而目之爲變風乎二雅則孔子自正各得其所者也民勞板蕩抑賓之初筵與書之召誥洛誥酒誥無逸立政何異六月采芑江漢常武與書之甘誓費誓又何異采菽崧高韓奕與書之康誥文侯之命復何異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與頌之臣工噫嘻豐年載芟良耜更何異而槩以爲變雅乎若云以美刺分淇澳緇衣美衛鄭之二武公小雅車攻四詩大雅雲漢六詩皆美宣王者也何以

亦爲變乎若云以時世分周頌作於周初魯頌僖公時作何獨不分正變乎夫發言爲詩比音爲樂雅樂無正變則詩自無正變三百五篇中美之者固正刺之者亦未始非正千五六百年道有升降俗有污隆其詩無一不正者也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思無邪無邪者正變則不能無邪矣余向持此論讀先生書博而要簡而明深幸其與余合也爲序之如此乾隆十七年春正月丁亥武進同學弟楊椿序

春秋大事表序

乾隆己巳春從子遂曾以無錫顧震滄手書并所著

春秋大事表郵寄於余請爲之序序曰昔之言春秋者莫善於義莫不善於例義者宜也例則舞文弄法吏所爲非春秋教也自漢胡母生著公羊條例廷尉張湯用之以治大獄丞相公孫宏以其義繩臣下江都相董仲舒撰決事比於是公羊家以春秋之義爲獄吏例矣穀梁氏因之左氏後出經生恐不得立於學官仿公穀二家爲書不書之例引孔子君子之言附益之後儒未嘗謂皆出於邱明杜預集傳中諸例爲釋例十五卷四十部而習春秋者益但知有例不復知有義矣司馬遷云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指

者胡母生例也張晏曰春秋才萬八千字李燾曰今更闕一千二百四十八字則春秋文脫落蓋甚於他經後人欲於月日名字爵號氏族之間以一二字同異爲聖人褒貶且云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豈不謬哉先儒謂公穀深於理而事多謬左氏熟於事而理未明敘事亦多失實夫公穀考事之疏不必言矣至以祭仲出君爲行權衛輒拒父爲尊祖無父無君已甚猶謂深於理乎左氏則見聞之廣紀述之詳後之讀者尙能發爲至論況其自爲之焉有所見之不明所敘之失實如昔賢所譏者乎隱二年王

貳於號蓋鄭以王爲貳王亦受鄭之言貳欣然交質左氏直書之以著平王之不君鄭莊之不臣耳非以貳爲是也君子曰以下則經生所益之論斷謂左氏見理不明可乎齊桓侵蔡釁由蔡姬晉文侵曹伐衛起於觀浴之與與塊皆事之不可隱者否則召陵城濮仁義之師非霸者之舉矣不得言左氏敘事失實也其他苛論不可枚舉椿深病之嘗欲采左氏事敘於經文之下而去其書法論斷取公穀事之不同者附焉又思平桓之際王迹雖衰未可云熄欲爲天子諸侯大夫陪臣四表著當時世變禮樂征伐所自出以見王迹之熄之漸庶夫子之義明例自無所用之矣而浮沉史館荏苒未成今老矣得異聞於先生恰如吾意所欲出故不辭而爲之序是歲夏四月戊寅朔武進同學弟楊椿

春秋輿圖解序

從來志地理者難於天文而志春秋之地理尤難嘗思齊晉楚皆霸國也晉之乘楚之禱机齊之太史南史所紀地理宜詳矣而其始封之都皆有不能無疑者史記齊太公世家武王封師尙父於齊都營邱胡公徙都薄姑獻公徙薄姑都治臨淄貨殖傳營邱地

瀉鹵人民寡臨淄亦海岱之間一都會也漢書顏註太公初未得薄姑之地成王以益之是營邱薄姑與臨淄爲三都齊先君前後都之非一地已漢書地理志齊郡臨淄師尙父所封北海郡營陵或曰營邱瑯琊郡姑幕或曰薄姑或曰云者疑其所不敢定其名也營邱不言師尙父所封於臨淄言之從其都之最後言耳續漢書郡國志齊國臨淄本齊樂安國博昌有薄姑城而不言營邱所在蓋薄姑營邱非卽臨淄而其所漢時已難遽定故班馬二志云然水經註乃以臨淄城中周三百步之小邱爲營邱引左傳晏子

之言薄姑氏附之臣瓚合之爲一余之疑而未信者一也左傳祝佗曰成王命唐叔以唐誥而封於夏虛皇王大紀禹都平陽或在安邑或在晉陽則平陽安邑晉陽皆夏虛已帝王世紀堯都平陽於詩爲唐國武王子叔虞封焉括地志今晉州所治平陽故城是也晉世家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張守節正義河汾之東合在晉州平陽縣蓋安邑無汾平陽晉陽皆有汾而晉陽在汾西平陽在汾東河則平陽近而晉陽遠且平陽與後之翼鄂二絳相邇則唐叔所封夏虛在平陽不在安邑晉陽明已漢書地理志太原郡晉

陽故唐國周成王封弟叔虞與史記帝王世紀已不合臣瓚云唐在永安去晉四百里世本又云唐叔居鄂日知錄又云唐叔至侯緡並居翼夫永安卽漢彘縣周厲王所奔唐叔豈封於此居鄂者孝侯之子郟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諸隨而納之者也翼則昭侯元年晉亂始遷之耳未必唐叔都也元和郡縣圖志太原大鹵大夏夏虛平陽晉陽諸名其實一也夫大鹵太原大夏夏虛之爲一爲二均未可知而平陽晉陽斷不可合爲一余之疑而未信者二也楚世家周成王封熊繹於楚蠻居丹陽左傳楚子革云

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漢書地理志禹貢南條荆山在臨沮縣東北元和郡縣圖志襄州南漳縣本漢臨沮縣地荆山在縣西北八十里則熊繹所居之丹陽在南漳荆山無疑已春秋魯莊公十年荆敗蔡師於莘十四年入蔡十六年伐鄭二十三年聘魯二十八年伐鄭皆書荆蓋以此漢書地理志丹陽郡丹陽楚之先熊繹所封十八世文王遷郢夫丹陽郡之丹陽吳朱方地郢卽今之江陵去朱方二千五百餘里文王安得自朱方遷之晉書地理志丹楊郡丹楊丹楊山多赤柳在西是江東之丹楊從木不從阜與楚

蠻之丹陽無預矣徐廣穎客云丹陽在枝江縣括地志在巴東縣水經註輿地志在秭歸縣夫秭歸爲故歸國枝江爲故羅國巴東爲漢巫縣去荆山或數百里或千里而遙決皆非熊繹所封通典云楚初居丹陽爲今秭歸後徙枝江亦曰丹陽與水經註之齊都元和郡縣圖志之晉都同一遷就附會余之疑而未信者三也夫三霸國所都其難考尙如此况他小國下邑乎班固酈道元杜佑李吉甫所著尙如此况不及數子者乎則甚矣地理難志而志春秋之地理尤難也無錫顧復初先生研覈經傳穿穴羣書又嘗周

歷四方訪求古蹟見聞旣廣考據益眞爲春秋大事表五十卷其間輿地表五又以今府州縣釋春秋地名爲輿圖解十有三凡川流之改徙都邑之變遷築城屯戍之緩急輕重關隘阨塞之夷險疏密軍師出入朝聘往來道里之迂直遠近靡不犁然洞見余服其博洽尤喜其多所譏正也附書所疑於卷末先生庶有以大發余蒙也夫乾隆十七年二月丁巳武進同學弟楊椿

孟鄰堂文鈔卷之五



